

明刊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五嶽奇俠傳

錢振題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五嶽奇俠傳

全八册

▲定價大洋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朱霞天

發行人 樊劍剛

印刷者 大眾書局

出版者 大眾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大眾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 五嶽奇俠傳 第八集回次

- 第八七回 意馬心猿乘雲尋覆轍……………破巢毀卵仗劍掃羣凶
- 第八八回 大限難逃巫山逢怪魘……………飛昇有待劍客赴明州
- 第八九回 怒浪驚濤田天民海山遯跡……………去邪返正韓玉珍梁父從師
- 第九十回 暗劍劈天靈英雄絕命……………冤魂圍峻嶺跋道心驚
- 第九一回 鬼嘯空山神僧施報應……………風吹濁霧教主弄玄虛
- 第九二回 大鬧天空聽良言雙方消宿忿……………肅清山寨奮餘威一劍斬元凶
- 第九三回 蘭若蛻皮囊往生淨土……………少林傳戒範丕振宗風
- 第九四回 培植根基梵宮担水……………潛修拳術草屋懸圖
- 第九五回 驚波浩淼江上破飛刀……………玉筍縱橫眼前迎鐵彈
- 第九六回 擲金錢當場傷勇士……………護行船航海拜神龍
- 第九七回 石龍柱顯靈援海舶……………田螺精奮勇戰英雄
- 第九八回 吐斷石磔雷霆驚咳唾……………銷除辱點威望鎮鄉閭

第九九回 踏浪登山垣墉圍草舍……………冲波返壁鸚鵡顯奇能  
第一百回 御氣凌雲空山驚俠客……………韜光養晦傑士老蓬門

## 第八十七回 意馬心猿乘雲尋覆轍 破巢毀卵仗劍掃羣凶

上集第八六回中說到荆紫關外天空中終南派下浩然子如意子悠久子田天民高淳太陽太陰兩真人還有那個韓玉珍奉了郜二爺之命與葱嶺派下大空雪海白雲祁榮兒四個人作戰。戰了多時。忽然有兩道劍光。倏然收下。你道這兩道劍光是誰。乃是大空與雪海。因爲抵敵不住。大空的劍被田天民逼下了地。雪海的劍也被太陰真人逼了下去。兩人見勢不佳。要想保全殘餘。不敢戀戰。可是田天民與太陰真人不肯放鬆。打算乘勢追將下來。忽見東南西北四角上。倏然飛起青黃皂白四道劍光。你道這四道劍光是那個所發的。那東角上是小老先生。南角上是楊瓊瑤。西角上是鄺士元。北角上是無影子。這四個人小老先生楊瓊瑤鄺士元從何而來。如何會知道這裏有大戰事。且慢去表他。先要表明是來幫助那邊的。這個當然可想而知。是來幫助大空雪海等的。至於無影子呢。却是來幫助浩然子等的。這時浩然子方面又添了柄劍。白雲方面。雖然大空雪海被他們戰敗。收了傷劍。自己與祁榮兒祇有兩個人

了。幸虧平空添了小老先生等三個健將。這三個健將。多麼厲害。雖然楊瓊瑤。鄺士元兩人稍爲弱些。然而他們此時已非昔比。甚可與浩然子等週旋了。當時葱嶺派方面五個人。終南派方面九個人。五與九相較。看去似乎是五數吃虧。可是有小老先生與祁榮兒兩個人在裏面。就不怕他們以多爲勝了。他們互相夾擊。戰夠多時。一時未分勝負。且要講到收下傷劍。落在地上的大空。雪海兩個人了。兩人到了地上。防田天民與太陰真人催劍逼下。正在商量抵抗辦法。忽見東南西北四角上。起了四道劍光。兩人一時也不知是屬於那方面的。心想要是屬於賊派的。那是糟了。便抬頭看着。見得田天民太陰真人的劍。不會下來。又看方才上去的劍。有三柄穿入陣中。與賊方作戰。只有一柄是幫助他們的。當時心中定了許多。但不知道這三柄劍是何人所發。要想看個明白。大空道我們不如先到東角上去。是那個。雪海道好的。當時兩人飛劍來到東角上發劍之處。看是在關外一株槐樹上發的。便落了地。望樹上一打量。原來是小老先生。看他盤膝坐在樹枝交叉的上面。指着劍與上面激戰。大空

雪海齊喊道。小老先生久違了。你好啊。這時小老先生也已見得。便回叫道。大空法師。雪海法師。你們兩人好啊。此時且請少候。看我殺退了賊人。再與你們談話。大空道。如此。我們且到南角上一走。少頃再來會你。小老先生說好的。如此請便罷。大空與雪海遂與小老先生暫作分別。兩人又飛劍來到南角上。到了發劍之處。落下。看是在關外賊人營帳後面地上。坐着是個女子。那女子面目秀麗。人品端嫻。大空雪海看去不認識。看他劍是來幫助自己方面的。想是小老先生的朋友。一時不便問他。看那女子對兩人看了幾眼。也不來與他們說甚。自管自抬着頭。催劍作戰。大空雪海不便久留。準備停會問小老先生。諒情可以曉得底細。便飛身到西角上來。到發劍之處。看是在關外一座小山的山頂上。是個男子。那男子面目清秀。風流不凡。唇上有粒紅痣。大空雪海也不認識他是誰。看他的劍。也是幫助自己的。諒情也是小老先生的朋友。便也不去問他。兩人又飛身來到北角上。看那邊一條小橋上。橋欄上坐着一個後生。白生生皮膚。長方臉膛。抬頭催劍。大空雪海都不認識他。看他的劍。却是來助

敵人的。大空要想發劍殺他。看他滿頭是汗。眉頭緊皺。大空不明所以。抬頭細看。原來他的劍。被上面一柄紅色的劍。壓將下來。抵抗乏力。所以急得滿頭大汗。大空想這個人。敗在目前。我何必再勞自己動手。況且自己的劍。已經受傷。不如在此看他個究竟。遂與雪海。立在橋下看他。你道那個在橋上的是誰。原來就是無影子。他自己。在上月被跛道人。邀了次。請他到伏牛山幫忙。自己本想不出來。不知如何坐在家裏。總是意馬心猿。坐不定身。有一天晚上。他便發劍到伏牛山來。看個究竟。到了伏牛山。看山上一個人也沒有了。山寨裏橫七豎八。死了許多人。不知被何人殺死的。他又不知道。郤二爺此時。已經出兵到荆紫關前了。遂即駕劍飛起空中。打算往嵩山白雲觀去。見跛道人。問他情形。在無意中。向荆紫關前一望。見得那邊燈火徹地。照耀得如同白晝。他心中奇怪。這荆紫關外。乃是一片荒場。那裏會有這許多燈火。待我前去看來。遂即回頭。向荆紫關前飛來。到了關前。就見八卦旗。旛遍地飄揚。營寨紮得緊層層地。關頭上。也是旗旛飄動。刀槍密佈。無影子想到是跛道人等。已經帶兵在攻關。



了。當時落下寨前。一衆教匪見空中掉下一人。大家圍將攏來。看是文弱書生。赤手空拳。對衆教匪道。我姓郭。叫郭謀遠。來見你們教主的。快給我通報一聲。衆教匪看他神氣不是等閑之人。不敢怠慢。就進去通稟。郜二爺與跛道人正在營中談論此番許多道友前往破關。不知勝敗如何。忽見兵士前來報道。說有個姓郭的叫郭謀遠。來會教主。郜二爺聽了不認識。跛道人聽得大喜。對兵士道。快去請他進來。跛道人對郜二爺說。那個姓郭的就是我上番去請的無影子。就是他。此人劍術比兄弟高明十倍。現在肯來相助。多了員健將。也是教主的洪福。正說間。無影子已進了帳。跛道人與郜二爺忙起身迎接上去。讓他在客位上坐定。先與郜二爺談了幾句。再與跛道人說話。話中間起伏牛山幾時退走的。何故山寨裏殺得一個人也沒有。跛道人聽了奇怪道。伏牛山上有不少兵士駐着。給誰殺却的。郜二爺聽了。也吃驚道。莫非已給官兵抄了後路。毀了老巢了。無影子道。山寨安然無恙。不過滿人都是死人。郜二爺道。這又奇了。誰去殺的呢。跛道人道。大約是荆紫關上江天柱那邊人幹的。列位你道這

是誰幹的。乃是祁榮兒幹的哩。他自從在湖州燒了白雀寺。聽了癩疽僧吩咐。先到伏牛山上。將那些教匪殺了。因爲這些教匪都是做惡多端。惡貫已滿。應當遭劫死在祁榮兒手內。故而祁榮兒一到那邊。便不分青紅皂白。將駐守在山的千數個教匪。殺了一個不存。連那個罪之首禍之魁的顧秀水。一齊殺掉。可是有一個不曾殺却。那人是誰。是漁戶董老大的女兒。祁榮兒將他裹在劍光裏。送回他的家中。伏牛山上事情幹了後。遂卽到荆紫關去。幫助大空等殺賊。這些事上回書中單提及祁榮兒到伏牛山幹事去。不會說明他所去幹的何事。此時乘機略表一番。也算是個去繁就簡的寫法。伏牛山上的教匪。旣是被祁榮兒殺却。因爲殺得一個不存。所以郗二爺那邊。沒有報告。還未得到消息。直待此時。經無影子一說。纔始明瞭。郗二爺心中忿忿。大罵江天柱可惡之極。非立時攻破荆紫關。殺盡他們。不足爲衆兄弟報仇。其時跛道人對無影子道。老弟今晚來得好。你看那邊。不是在交鋒麼。我曉得老弟劍術高超。請上前去幫助則個。有勞鼎力之處。容後報謝。無影子抬頭看看天空。見得北面上劍

光一片他想到。方才來時。爲何不曾見到。却不料有這許多劍客在那裏爭鬥。待我去看個明白。當時點點頭說。讓兄弟去去再說。跛道人同郗二爺復連聲懇託。一定非他帮忙不可。無影子笑了笑。遂卽駕劍飛起出了大帳。到了北面關外。本想飛入劍光陣中。一想不如坐在下面。發劍相助。便在關外一條橋上落下。抬頭看了有頃。看明白了兩派情形。見得其中有一柄劍。一片紅光。似乎在那裏與彼會過的。又見有兩柄劍。被八卦教一方的劍砍傷。條然的收將下去。自己想趕此時發劍助陣。不料一發劍。忽見東南西三面。同時也有三道劍光飛起。與自己一齊的射入劍光陣中。無影子心中一驚。想道。這三柄劍是誰發的啊。且看他行動。於是一面催劍與敵方對鑿。一面看那三柄劍結果。那三柄劍乃是幫助對方的。而且非常厲害。無影子不敢怠慢。振作精神。指揮寶劍。那寶劍在空中先與白雲的劍鬥了幾個回合。佔了不少優勢。心中正在得意。不料那邊飛過一柄紅光寶劍來。與他作對。那柄劍是祁榮兒的。祁榮兒的劍正與太陽真人悠久子相戰。這柄紅雲劍真作怪。被他看見了無影子用的虹。

劍紅雲劍認得虹劍。記起在嵩山白雲觀前。曾經交過手的。今日相見。分外眼明。當時撇了太陽悠久兩人的劍。挺回身來。與虹劍見個高低。虹劍見了他。似乎也認得的。立時起了畏悚的情形。講到虹劍在白雲觀前與紅雲劍會過。當時不相上下。今日見了紅雲劍。何故要生畏悚之心。這却有個講究。那時的虹劍。沒有附利跛道人。與探過孿生胎。劍上精靈。非常純潔。與紅雲劍一樣的厲害。自從替跛道人取過孿生胎之後。那柄劍受了污穢。精靈失去大半。劍雖煉得不錯。靈光已經渙散。今日再與紅雲劍相見。就有天淵之別。所以一見面就生畏悚。劍的精靈。與人身上的精靈。是貫通的。不貫通如何能驅使他起在天空與人家作戰。所以劍心生了畏悚。人心也起了恐懼。當時無影子被祁榮兒的紅雲劍。着了眼。交了手。欲逃不能。要戰看去不是對手。忽然想到這柄劍。是在嵩山遇到過的。那時自己的劍。與他是半斤八兩。不分上下。今日見面。眼見要拜下風。此中緣故。自己一時還是模糊不清。但管勉力接戰。要希望轉弱爲強。可是實際上萬難辦到。戰不多時。叮的一來。竟被紅雲劍削了一片。頓時覺

得心神搖曳。精靈恍惚。他大驚失色。認爲會劍以來第一次受到的恐慌。心頭着急。額角的汗。涔涔而下。在這個當兒。正是雪海與大空兩人立在橋下面看。他。他自己一心貫注在上面。却不曾看見橋下面人。大空看他頭上汗如雨下。再抬頭看上面劍光。覺得他被祁榮兒的劍殺敗了。大空一念尙未轉出。忽見那人的劍。倏然收下。上面祁榮兒的劍。要想追將下來。被在旁的劍接住了。不能下來。大空低下頭看橋上時。已不見了那個人。問雪海道。橋上那個後生呢。雪海道。看他向西遁去了。我們要去追麼。大空道。窮寇莫追。他既然逃走了。就放他的生罷。這也是我輩慈悲爲本的意思。雪海道。如今我們還是上去助陣。還是到關上會江天柱去。大空道。我看上面有了小老先生這般人。足夠取勝。我們上去。劍又壞了。不如回關上去。等他戰勝下來迎接他們。雪海點頭稱是。兩人依舊借劍飛向衙中而來。我且慢表回衙而去的大空雪海。却先要敘明收劍逃走的無影子。無影子因爲被紅雲劍受了重創。不敢戀戰。連忙收了劍。向西步行而逃。又防祁榮兒追下。一時心急慌忙。仍借劍光發劍沒命而飛。待

回頭看得後面無人追來。心中纔定了許多。如此毫無目的飛去。飛到了一座高山上面。平崗上落下。也不知是何處山頭。他向高崗上盤膝坐下。想起此番事情。又是自己心猿意馬的不好。倘如照原定方針。不問外事。就受不到今天的羞辱。狼狽到如此地步。他心中又懊悔。又氣忿。在這個當兒。忽聽得後面有人叫了聲哥哥。聽是女子聲音。無影子聽了大奇。回頭看去。不見有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七回

落了兩道劍光。却起了四道。而且在不約而同一時間。可謂巧不過此矣。小老先生盤膝坐在樹上發劍。何等逍遙自在。大空由小老先生等去作戰。自己與雪海飛來飛去。東望西張看熱鬧。會當作沒這回戰事似的。究竟他是和尚。實行他色卽是空（應改爲殺）的主義。無影子自從在小孤山上受了師父和祖師爺等責備之後。當時曾痛自懺悔。閉門自修。不再預聞外事。對跛道人去拜訪他幾次。一律謝絕。可謂回頭是岸。重入

正途矣。那知曾經幾時。忽又故態復萌。心猿意馬的到伏牛山去。從此又捲入驚天動地的孽海漩渦裏。豈不可惜。文中又把顧秀水一提。使在收束中。毫無點粒遺漏。可謂精細之至者矣。無影子碰到祁榮兒。等於碰到閻王老子。他的性命屬於無常了。





## 第八十八回 大限難逃巫山逢怪魑 飛昇有待劍客赴明州

上回說到無影子戰敗逃走。逃到一座高山之上。那座高山。乃是四川三峽之一的巫峽。峽上高崗懸崖凸出。無影子坐在上面。看下面一派長流。水勢奔騰。心上正在胡思亂想中。忽聽得後面有人叫聲哥哥。忙回頭看去。却又杳然無人。心中大奇。正在奇怪。眼前突然發亮。眼花頓時撩亂。在眼花撩亂中。却見到一片大字。與昔日在嵩山接天峯上見到的那片大字一般無二。什麼『巫山之陽。哥哥待你珍重前程。』這些話都在目前。他大驚失聲叫聲哎。我無影子看去。今日身臨絕地。死在目前了呢。他這一急非同小可。在心急意慌中。想到了師父和妻子。不知他們現在那裏。能否肯顧念前情。來解救我大難。繼而一想。不如飛到山海關外角山寺中去。求見師父。懺悔前罪。想罷。要待吐劍飛升。突覺後面起了聲怪嘯。接着一陣狂風。要待回頭看時。從腦後伸出一隻巨手。指粗如棒。掌大如扇。滿手生着黑毛。有寸來長。無影子見了這隻怪手。曉得後面有了山精木怪。或者是魑魅魍魎了。要待吐劍殺他之時。不料那隻怪手

動作比你轉念頭還快。不由你吐劍。早將你咽喉一把捏住。那怪物身大如牛。不但劍吐不出。連小氣都不讓你透過一口。無影子運用平生精力。要想掙脫之時。那裏能夠掙扎了歇。掙得力盡精疲。心中要想吐劍。那劍無從發出。牢是在丹田裏亂攻。講到無影子起初用的劍。是藏在指甲裏的。自從取過孿生胎之後。指甲內不能藏放。仍在丹田裏修煉。要免去他污穢。要是藏在指甲縫中。今天可奈何他不得。早已發劍來斬怪手了。無影子發不出劍。透不過氣。掙到奄奄一息之時。耳中聞得長空鶴唳數聲。閃目開時。看半空中師父和妻子一齊騎鶴到來。對他笑了笑。無影子開不出口。一時羞憤交集。裏面虹劍被怒火激動。突破喉頭。衝出泥丸宮。將無影子頂門穿了個窟窿。這一來他不是金身不壞的大羅真仙。頭頂貫穿了個洞。加之腹部氣漲不透。就是飛劍不往上衝。也要死了。何況被他衝破了腦袋。便更無生望。無影子的腦袋一破。一縷幽魂。便出了軀殼。隨風飄蕩。不知所往。那柄飛劍呢。自穿出頂門。倒底劍是無影子的。無影子的心。是滿想殺却那用怪手的妖物。那口虹劍。便也仗着主人怒氣。

穿出頂門。向怪物劈去。他見怪物半身陷在山崗裏。半身長出在地上。青面紅髮。血口大眼。足有五六丈高。豎起了綠眉毛。咬緊了尺來長的獠牙。狠命的在把無影子咽喉捏住。虹劍見了。不由分說。對他當胸飛將過去。要想洞穿他胸背。不料自身好似被人用繩牽住了一般。將他倒拖回去。不向別處拖。直拖到半空裏。虹劍撥轉劍頭。認得拖他的。乃是他的老主人岳夫人。虹劍不敢怠慢。由岳夫人將他收入袖中。一面吩咐無影子的妻子婁雍娘。叫他顧念以前數載夫妻之情。將無影子軀壳用三昧真火化却。掃盡他的劫數。讓他魂靈超脫。無罪無礙。婁雍娘答應着。飛下高崗。吐出三昧真火。代他作了幾句偈語。把他的軀壳燒得皮骨無存。這纔對他長嘆一聲。飛起空中。仍舊騎了鶴。與岳夫人回他的角山寺去了。婁雍娘走後。這裏怪物也隱去了。以後怪物也不再現。婁雍娘與岳夫人也不再見。聽說他們到角山寺略爲住上幾天。就將寺門封閉。雲遊天下去了。此後岳夫人又與婁雍娘分離。他的去處。不得而知。婁雍娘是聽了岳夫人吩咐。到湖南一帶施醫行道。改名藍果仙。湖南人大多數曉得這



朋友他們的劍術很了得。我們方才在北關角上看到一個敵人。被我們的劍殺敗。逃之夭夭了。江天柱聽了。心中歡喜。要大空指給他。知道那裏的劍是我方的。大空抬頭看了歇。對江天柱道。此時戰爭甚是劇烈。穿來穿去。也看不出是那方的。大空說到這裏。忽然驚訝道。這是誰啊。雪海也訝道。這是那個啊。江天柱問道。兩位奇怪些什麼。大空指着西面道。江大人。你看那邊。不是有兩道劍光。一前一後。向西飛去麼。在前的。是逃的模樣。在後的是在追趕模樣。但不知逃的是屬那方面的。追的是何人。大空說到這裏。雪海又奇訝道。你看你看。後面又有一個追上去了。大空與江天柱也看見了。果見後面又有一道劍光。追逐下去。如此成爲一前二後。三道劍光了。大空對雪海道。這逃的。不要是我們一面的。人被兩個人追下去。不是要無路可逃麼。你看怎麼樣。不如我與你一齊追上去。看個究竟。要是後面追的是我們那邊人。就相幫他去追趕。要是他們那邊人。就把他截住。聯合逃走的一齊反身殺他。你看好麼。雪海道。好是好的。可惜我們的劍着了傷了。大空道。不要緊。多少終可抵抗一陣。倘然前面

逃的真是我們那邊人。被他們傷了。我們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於心何忍呢。雪海一想不錯。說道。如此趕緊追上去。兩人便撇了江天柱。呼的一聲。借劍飛起空中。如長虹駕空。平地升天。直向西方追將上去。江天柱看了。心上羨慕不置。想人生在世。要是能夠達到他們的境界。就覺風光自在。逍遙無邊了。不表江天柱呆看。再要講到追趕上去的大空雪海兩個人。他們追了多時。忽見前面第一道劍光。倏然落下去。後面兩道要想落下去。却並不落下。在天空轉了幾轉。似乎見到了後面大空雪海兩個人。便停止不動了。等大空雪海飛到他們相近。撥開劍光。向對面一看。認得前面停住的就是在西南兩處看到的一個女的。一個男的。當他是小老先生的朋友。就是這兩個人。大空雪海心中雖然曉得他們是來幫助我們的。但是不曉得他們名姓。不好招呼。遇到對面呢。又不認識他們兩人。看他們從後追來。當是與方才逃走的。是同一路道的人。想要發劍殺來。看兩人並無交戰之意。也就不來理會他們。撥轉劍頭。倏然向關前而去。大空雪海要待攔住問時。覺得不便。由他們去了。但是兩人心中甚

不明白。他們惡狠狠追到這裏。爲何看他落將下去。並不去追殺。却放他過去了。這是何故。倒要看個究竟。兩人便低頭望下一看。看下面並不是山。並不是地。那是一片汪洋大海。也不知是什麼地方。但見白浪滔天。排山撼岳般奔騰。不見落下去的人。想來莫非已被他傷了要害。故而落下大海。送却性命了。便也撥轉劍光。向關上來。列位。你道這個落下去的是誰。後面追趕到此。放了他們去的。又是誰呢。講到落下去的。乃是跛道人。追趕來的。乃是酈士元楊瓊瑤。這兩人在本書中已是好久不曾出來。記得他倆悠然自在的在廣西家中修煉劍術。不問外事。何故今天會到這裏來呢。這點諸君可記得酈楊兩人。在碧雲洞中訂婚之後。雲中野叟教他們回家完姻去。這個時候。雲中野叟曾經對他們說。你們去後。我也要離開這裏。到天涯海角雲遊去了。到什麼地方沒一定。轉來要與你們相會。當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四明山前桃花渡頭等我。他們兩人緊緊記牢這句話。到了這年。算來離開赴桃花渡頭等候師父的日子不遠。兩人就先期動步。行上四明山前桃花渡頭而來。走到廣西邊界。地名叫石

象嶺上面來了一個奇形古怪的人。把兩人去路擋住。說道：是奉了師命。到此等候。請他兩人到湖北荆紫關前去了。却一樁公案。鄭楊兩人聽了。不勝詫異。起初當他是個瘋子。因為看他裝束古怪。說話奇突。後來看他日露金光。面透仙氣。知非等閑之人。這纔由鄭士元抱拳問道。請問大兄尊姓。台甫。令師是那。個。叫我們到那邊了的什麼公案。都請指教。則個。那人聽了。哈哈笑道。兩位不要狐疑。我姓石。叫石大郎。別署小老先生。我的師父。乃是竹林尊者。楊瓊瑤聽到竹林尊者四個字。不覺插嘴問竹林尊者。不是在四川峨嵋子午雲龍山上的麼。小老先生答道。正是的啊。你如何曉得。楊瓊瑤回道。這位尊者。我也遇到過。有一面之緣。故而你一說起。我就知道。先生既是尊者的高足。此番又是奉了尊者的命。在這裏叫我們兩人去幹一件公案。我們自當奉陪前去。但是所幹的公案。屬於何事。要請說個明白。小老先生道。這件公案。是叫你們去了。却一個惡道士。那人與你們也曾有仇。見了自會知道的。現在可不必細問。隨我去罷。鄭楊兩人不便推辭。便隨了他。向湖北省借劍飛來。待到那裏。在下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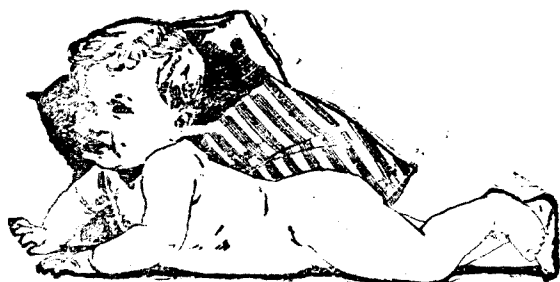
落西山玉兔東升之時。小老先生道我們可分爲三處守着。等到午夜過後上面必有許多劍客。在激戰。那時可暫緩發劍。必要等到有兩道劍光倏然落下地來。這時纔可發劍出去。接應上面。不得有誤。你們接應之時。可隨着我的寶劍向敵方進攻。不要弄錯。兩人連聲應是。別了小老先生。分西南兩面守候去了。他們守候到午夜子刻模樣。果見天空中有許多劍光。亂刺亂劈。鄺楊兩人不動手。等到大空雪海的劍負了傷。兩道劍光落地。他們便不約而同。飛起劍來。本來這小老先生祇有三個人。不料北角上會不約而同的來了個無影子。就此連無影子有四道劍光了。且又都在同一時候發起。當時無影子心中果然納罕。小老先生鄺楊兩人也都驚奇不止。但當時各要管各的寶劍。無暇來顧及這些。等到一交手。小老先生等都明白了北角上起來的柄劍。是屬於敵方的。看他劍光裏帶着五分灰色。曉得這柄劍曾經受過污穢的了。後來看那柄劍被紅雲劍劈傷。收劍逃走了。看紅雲劍未去追他。也由他去了。再看鄺楊兩人的劍。却與一柄劍殺得難解難分。殺了有頃。被鄺士元的劍傷了。那柄劍

便撥轉頭逃了。鄺楊兩人見了，不肯放鬆。隨即連身軀起在空中，緊緊追來。追了一回，忽見那個逃的落下去了。兩人本想追將下去，一看下面是片汪洋大海。看那個人鑽入水中去了。鄺楊兩人想水中我們是鑽不下的。放他過去罷。遂即轉身飛回荆紫關。在他們臨回之時，恰巧看見大空雪海兩人，尾隨過來。鄺楊兩人本想發劍與他們作戰。一看來者並無戰鬥之意。也就不來理會。竟自去了。大空雪海看他來不理會，又隨後跟來。不表四人回荆紫關去。再要表明這個收劍下海的人，你道那人是誰。欲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八回

蜀中三峽。巫峽最長。無影子糊裏糊塗。到了那裏。眼前會現出往年在嵩山接天峯上見過的字蹟。真是他死神臨頭。死日到了。一聲哥哥。使人聽了肉麻。一副怪狀。使人見了心驚。山魃真厲害。曉得他是劍客。怕他吐出劍來。先將他喉嚨捏住。不但使他吐不出劍。連氣都不准他出。可謂刻毒之至。江天柱看上面戰事還未了結。如何大空雪海會到下面來了呢。

這個不但使江天柱奇怪。就是別人看了。也要納罕。大空雪海此時還是不上去的妙。去了恐怕又有岔子出來。且拭目觀之。楊瓊瑤與鄺士元追趕田天民。回頭看見兩個和尚隨在後面。要是楊鄺兩人。不問青黃皂白。與他們戰起來。這就糟了。小老先生遊夏館山時。有地孩兒來截途。楊鄺兩人到桃花渡頭去。有小老先生來截途。同是截途。都是竹林尊者門下人。名之曰截途門人。倒也得當。



## 第八十九回

怒浪驚濤田天民海山遊跡  
去邪返正韓玉珍梁父從師

上回說到那個收劍落劍的人。究竟是誰。那人乃是田天民。這個田天民原是海外劍客。煉的劍在水內可以潛遁的。他被鄺楊兩人殺敗。見不是路。還是三十六着走罷。當時便撇了大眾。向黃海飛來。不料鄺楊兩人不捨。緊緊追趕。看若要被他們趕上。他一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暫時避匿一下。低頭看來。見下面是山東蓬萊島外的海面。遂條然收劍。鑽入怒濤駭浪中去了。田天民鑽在水裏。仗着一雙水底通明眼睛。看得見上面。看鄺楊兩人不敢下水。回頭去了。又看鄺楊兩人後面。又有兩道劍光。打了個轉。隨着兩人走了。不知是那方的劍客。他一想此番受辱和煩惱。都是自己尋出來的。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要是我不管閑事。好好回島來修煉。又何至於如此狼狽逃回。想來總怪自己不好。以後不論何人叫我去帮忙尋仇。一概謝絕。與我來談道講性。一律歡迎。他想定主意。氣也平了不少。看上面無人了。便鑽出水面。飛回他的老巢。

去了。以後永不出來。也不知所終。丟開田天民。要講鄺士元楊瓊瑤和大空雪海。鄺楊兩人先到紫荊關。他們到時。太陽太陰兩真人。悠久浩然如意三子。和韓玉珍高淳七個人。正與小老先生祁榮兒白雲大師殺得起勁。講到這三個人。除了白雲的劍術稍遜一籌外。那紅雲劍與誅龍劍自然厲害無比。左右縱橫亂擊亂刺的殺着。殺得他們七個人忙了手足。幾乎抵敵不來。正殺間。忽聽得空中起了個霹靂。這個霹靂驚天動地。比本書第一集所講的那個擊死海螺的霹靂。更要大了數倍。擊死海螺時候的霹靂。預先有烏雲。有閃電。有種種現象。可以使人們意想得到。是要發電了。這個霹靂。是平空地起來的。在滿天星斗一兩朵薄雲飄蕩之時。驀地裏起個霹靂。驚得關上關外的守衛兵士。凡是立着的。都一齊跌倒地上。所有在馬棚裏在樹林裏繫的戰馬。驚得一齊咆哮。蹀跳。斷韁亂跑。在天空中激戰的許多劍客。也驚得各收飛劍。停止戰爭。大家要明白這個霹靂的起原。多不得而知。在戰爭中幾個人。要算韓玉珍膽小些。這樣大的霹靂。人生以來。從未聽到過。加之在天空中。那聲音比地上更加

大了數倍。嚇得收了劍。幾乎墮下地來。虧得他師父太陽真人眼快一伸手。用擒拏法。將他提住。總算沒有墮下。否則這位如花似玉的嬌女。要從天空上悠悠忽忽墮下地來。想到從前墮樓的女子。多麼傷心慘目。何況從半天裏墮下。雖然是劍客。身軀到底是血肉的。不是要跌斷嫩骨。碎却玉軀麼。韓玉珍虧得師父一提。纔始精神一清。忙再吐劍。凝住身軀。這時兩方都呈混亂之象。各個都現驚奇之色。便無形中罷了戰。各在四面瞭望。追究那發雷的緣故。他們幾個人。都隨過名師的。曉得這個雷。不是天地蘊蓄之氣所發。必是個掌心雷的變相。不過這個掌心雷。與普通的不同。發這個雷的人。至少有大羅金仙的資格。他們四週望過。不見異狀。重復接觸起來。可是都成驚弓之鳥。防這個雷有第二個發出。大家提心吊膽的防着。這個雷是發了一個之後。第二個不會發了。在發雷之時。別人倒不去管他。要講到關上的江天柱和關外的跛道人。却二爺幾個人。江天柱在關上。也驚得幾乎倒地。關裏已睡的百姓。不少在睡夢中驚醒。不曾驚醒的。除非是睡熟得像醉死夢生的一班人。關內的人。倒慢去

表他要講關外賊營中的跛道人和郜二爺了。郜二爺是高坐帳上的，跛道人坐在郜二爺身旁。兩人都抬頭望着帳外，等候捷報。怎想得平空起了個驚天動地山崩海嘯的大雷。當時把郜二爺手中握的一面杏黃緞的八卦令旗，拋得遠遠地。自己一個後仰身，連椅帶人，跌倒地上。直待起來看跛道人時，也跌在地上。扒起身來，連叫道：好大的雷，好大的雷。再看帳中帳前立的兵士，個個跌得頭青臉腫。有個小兵，居然嚇得魂靈飛出，僵木木地睡在地上，不能起來。大家還當被雷擊死了。經大家過去施救一番，纔始蘇甦回生。這一來可把跛道人坐不穩身了。他防有第二個雷來，跛出帳外，抬頭看上面，戰得十分厲害。見得東南上有兩道劍光，停着不動。跛道人想這兩劍光是誰的啊？爲何停着不加入戰鬥？不如待我去看看。繼而一想且慢，我的劍已經受了傷。倘然這兩道劍光，是敵人方面的，與我交起手來，恐怕要吃虧。不如叫郜二爺同上去，遂重覆進帳。對郜二爺說明意思。郜二爺道：營中乏人主持，怎好上去？不如由他去罷。看他則甚呢？跛道人道：我看這兩道劍光，甚是可疑，非去看過不放心。



部二爺看跛道人去志甚堅決。一想今天的事都是八卦教中的事。我是教主。主要是不上去。不是要被他想著我的劍已經受了傷了。還不怕生死的首上去。你倒膽小起來。躲在帳中逍遙了。便一時沒了主意。對跛道人道。既是老哥要上去。兄弟就來奉陪。不過大營中總要有個主持人的。我想這樣罷。你飛身上去。我發劍助你。我的身軀仍在營中坐着。這樣不是兩得其便了麼。跛道人一想這倒也可以。答道。就如此辦理罷。你等着。看我上去。趨就來。跛道人立時發劍向東面飛去。待到得那邊。劈頭就見到兩個仇人。就是大空雪海。他們兩人追隨鄺士元楊瓊瑤到了戰鬥圈外。停了劍。看他們四個人敵住了七個人。殺得真是厲害。兩人因為寶劍受傷。不敢參加進去。但對他們呆看。不料驚起了下面跛道人。當作一件可疑之事。要來看個究竟。待到切近一看。真所謂不是冤家不碰頭。彼此眼中出血。分外明亮。跛道人見了這兩個賊禿。恨入骨髓。也管不得寶劍有傷。揮劍直向兩人亂刺。他們兩個人呢。見了跛道人。也是怨氣冲天的。因為想到上番在黃土嶺上。曾經被海天福的師父捉住。囚禁過幾

時見了跛道人。如同見了海天福。所謂新怨舊恨。齊集心頭。兩人也管不得寶劍有傷。仗着餘威。也亂擊亂刺過來。跛道人與大空雪海一交手。下面的郜二爺已經看得清爽。他曉得這兩柄劍。果然是敵方的。看跛道人一人。恐拜下風。就催劍衝將進去。講到郜二爺的劍在黃土嶺上曾經用過。原本不大高妙的。要是大空雪海兩人寶劍沒有受傷。可立刻先把郜二爺的劍擊退。如今劍受了傷。就不能夠了。當時跛道人與大空交手。雪海與郜二爺交手。四人戰了多時。不分勝負。大空的劍。本不如跛道人的風雷劍厲害。遇到風雷劍。受了重傷。故而殺個平手。這時戰鬥分爲兩處。祁榮兒小老先生等與太陽太陰等交戰。跛道人郜二爺與大空雪海交戰。正戰間。不料韓玉珍的劍。被祁榮兒的劍一削爲二段。韓玉珍大驚失色。急得面如土色。太陽真人看風色不好。恐防愛徒被傷。急忙分開劍光。喊聲玉珍賢契。快隨爲師的來。玉珍聽得忙撥轉劍頭。飛到太陽真人面前。太陽真人叫他前走。自己掩護在後面。當時撇了這裏多人。保護着徒弟。飛回泰山去了。祁榮兒本想要追。繼而一想他是個弱女子。會劍

術是不容易的。就放他一條生路。由他去罷。要是再遇到時。就不放他過去。那榮兒既不來追韓玉珍。就由太陽真人將他護送到泰山梁父峯前太陽洞中。兩人進了洞。韓玉珍向石櫬上坐定。心中兀是跳蕩不已。今天韓玉珍覺受了雷聲驚嚇。劍又受了傷。神氣異常萎靡。太陽真人叫他在石床上休息養神。不要離開洞中。自己擬再到荆紫關前代他報仇。這時洞裏的童兒已經入夢。太陽真人也不叫醒他。自己與韓玉珍說了聲。出洞飛劍。仍向荆紫關而去。那韓玉珍坐了有頃。終覺心神不寧。要想閉目趺坐片時。萬難合眼。一合眼就見父親韓天雄立在面前。看他身披罪衣。項戴大枷。手鐐足銬。鐵索銀鐺的。對他哭泣。韓玉珍驚奇萬狀。想這又奇了。難道父親真的在目前麼。爲何一合眼就見他在目前呢。遂又想起仇家殺他父親時的慘狀。不覺恨恨地。眼不得立時出洞。去尋着那廝。正想問。突見眼前金光萬道。一時開不得眼。韓玉珍停睛看時。見得洞中一片金光。如同白晝。韓玉珍駭異起來。坐不定身。立起四面一看。只見上面高坐着一位居士裝束的人。那人童顏鶴髮。銀鬚飄飄。頭戴方巾。上嵌

寶玉身披青衿。腰掛寶劍。足登雲履。盤膝高坐在石床上。叫聲韓玉珍。你可曾看見的父親麼。可知你父親現在罪孽重重。死後已遭天譴。不得超生福地麼。韓玉珍聽了。吃驚非小。似乎方才自己眼中見到的形狀。那人也曾看見的。細看那人。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又一想是了。那人在我父親被仇人殺死的時。候。他立在大寨門上。曾經對我說過幾句話。叫我放仇人過去。不要同他爲難。後來我不答應。看他從我頭上化陣清風而過。隨後那個仇家。也給他帶走了。論理那天要是沒有他把仇人救去。不是我已經報了仇了麼。這點可說他是硬討人情也可。說他幫凶也可。雖然如此。但是那人究竟是何等樣人。不得而知。看他身發金光。頂露白氣。不是大羅真仙。定是得道高人。我若同他爲難。勢所不能。待我問他。此時到這太陽洞來有何事故。問明白後。再作計較。遂卽開口問道。這位高人。姓甚名誰。在何處仙山修真。來此有何貴幹。請道其詳。那人聽了。笑呵呵道。韓玉珍。我乃須彌居士白拱璧是也。從葫蘆谷到此。來此別無所事。專爲你的前途而來。你可曉得你父親生前作了無限大孽。死後深遭天

譴。永世不得超度麼。你父親是自作自受。慢去管他。可惜你是個有來歷的人。不思反邪歸正。修真悟性。求昇天界。代懺父愆。却喜歡隨了太陽真人。東蕩西飄。興教作亂。你以爲學會一些劍術。可以橫行天下。無所忌憚了麼。然則你可曾記得今晚荆紫關上那個大雷可怕麼。老實告訴你。這個雷。乃是我師父從葫蘆谷中發放過來的。你想想世外道德高深。法術無邊的人。多得緊呢。你這些蕞爾小技。不急急歸正。還敢妄生他念麼。我可惜你有些來根。不忍看你橫遭慘禍。想當時在你父親被仇家打死之時。也曾勸過你。而且曾經幻過夢點化你。那時你都不信。心中殺機橫佈。忠言不納。定要尋那仇家。可知你父親死有應得。不得尋仇。方才他在你面前現的形象。你總看見。看他披鎖戴枷。何等苦惱。咳。我勸你趕快回頭。隨我前去刻苦修真。將來或能成爲正果。俗言道一子成佛。九祖升天。你父親雖有天大罪孽。也得超豁沉淪。跳出泥犁了。韓玉珍側耳靜聽。先聽到叫他不要報仇。總有些不願意。聽到叫他隨了他去。心中却在猶豫。待聽到什麼一子成佛。九祖升天這句話。心田頓時光明過來。轉過念

頭。不由得跪將下去。說道：弟子韓玉珍。夢夢無知。累承仙師循循勸導。指點迷途。總是執迷不悟。今日聽仙師所言。更爲關切。金玉良言。如雷灌耳。玉珍此心不死。安敢再行糊塗。想仙師肯帶我前去。乃是我三生大幸。一切任憑仙師作主。從今以後。決不敢再興妄念了。須彌居士聽了。又笑呵呵道：難得個妮子靈性不滅。立時歸正。我佛慈悲。當先爲你父親超脫半生罪孽。慰你一番孝思。我今將你取名青蓮。希望你一出泥污。永不再染骯髒。韓玉珍頓首禮拜。就拜須彌居士爲師。須彌居士道：時間不早。就隨我回葫蘆谷去罷。須彌居士道罷。此言。韓玉珍就覺眼前模糊。一陣風過。身軀隨風飄起。悠悠忽忽。出離太陽洞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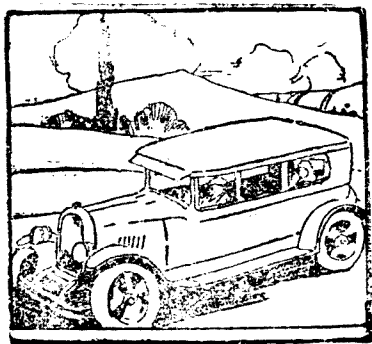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九回

田天民是個聰明朋友。一看風色不對。連忙逃之夭夭。鑽入海洋中去。評者想到封神傳裏的姜子牙跳入御河裏。一樣是個脫身之計。本書第一

集起首中。有個大霹靂。震得王瑞伯墮下江去。此集是收拾的末一集。又起

了個霹靂。震得韓玉珍幾乎墮下地去。一個是實墮。一個是虛墮。王瑞伯實墮後。引出碧眼兒。由碧眼兒引出洋洋洒洒百萬言鉅著。虛墮引出一個坐在帳中的跛道人。由跛道人引出郗二爺。一同到天空中耀武揚威的交戰。同是一個雷。雖各有千秋。然而起首結束。都有大雷。寫得前呼後應。筆意之神。思想之密。著武俠書至此境界。可謂入天演界矣。

張翼德喝斷灞陵橋。驚死了阿瞞馬前的偏將。青天起個霹靂。祇嚇壞了郗二爺帳前的兵士。却不會死。如此想來。翼德的喝聲。要比雷聲大。否則如何雷不驚死人。喝聲倒會把人驚死呢。





## 第九十回 暗劍劈天靈英雄絕命 冤魂圍峻嶺跛道驚心

上回說到韓玉珍在太陽洞中遇到須彌居士白拱璧。聽他一番勸導。幡然覺悟。遂卽拜他爲師。願隨他前去修真學道。希望將來成爲正果。好超度他父親生前的罪孽。韓玉珍雖屬是個女子。一片孝心。很是可敬。所以須彌居士不肯憚麻煩。有第二次來點化他。還肯收他爲徒。當時便發陣清風。將韓玉珍提起。帶了他往葫蘆谷中而去。後來聽說果然學成正果。且丟開不提。要講到離開太陽洞。重到荆紫關上去的太陽真人。他生怕愛徒受了傷。先送他回洞後。自己仍趕到關前來助戰。待到關前。他看前面戰鬥的範圍。分爲兩處。一處只有四個人在交戰。心想不知這四個人是誰。先去看個明白。遂先飛身來到近前。看去。乃是跛道人與郜二爺。對大空雪海兩和尚交鋒。太陽真人想跛道人因爲傷了劍。叫他與郜二爺看守營頭的。如何也上來助戰了。再一看他們相持不下。勝敗難分。這樣交戰。不知要戰到幾時去。待我暗中劈他一劍。給他個冷不防備。太陽真人惡意旣起。就偷偷飛到雪海後面。虧得他正與郜二爺戰得

凶猛之時。對准他後身上。呼的一劍。這一劍疾如閃電。雪海雖然是個中老手。聽得劍聲。要想收回劍光。分頭抵擋。可是一時竟覺措手不迭。被太陽真人的劍削去了半個腦袋。一縷幽魂。飛出軀壳。一柄飛劍。失却精靈。早被郜二爺的劍劈爲兩片。墮落塵埃去了。他的身軀。一面鮮血四濺。一面骨都都掉將下去。這個屍身。不偏不斜。正墮在荆紫關裏。江天柱衙中的大堂上面。砰的一聲。嚇得守衛堂前的四散奔開。等到聲音過後。大家聚集來看時。見是個沒了半個腦袋的和尚。血肉糊塗。僵挺挺橫在堂前。真是可怕。領班的兵目。看那和尚的服裝。好似方才在堂上曾經坐過的。便急急派人到關頭去請總兵回來。江天柱得了消息。深爲詫異。連忙上馬。趕回衙中。細看死的和尚。不是別人。乃是雪海大師。雪海乃是劍客。本領高強。怎的會給人家殺死呢。大約在上面交戰。遇到了辣手。戰他不過。被他害了。他想雪海的死。也可說是爲國捐軀的。將來戰事平靜。定要表奏朝廷。封獎他們。纔對得起死者忠魂。江天柱心中傷感一番。叫兵士們用了棺木。把他暫時入殮。等大空師來時。再定辦法。自己又到關上。

去了。兵士們聽了吩咐。大家忙忙碌碌。替和尚辦理後事。正要入殮蓋棺之時。一衆兵士說和尚要蓋棺。送往西天去了。那一個做孝子來送他一程呢。說到這裏。忽聽得阿唷一聲。又從天空裏墮下一個人來。兵士們大驚。將棺蓋拋却。一齊跳開。停睛看時。這番墮下來的不是和尚。乃是道士。不是死的。乃是個活的。這個活的道士。落了地。剛在棺木旁邊。先對棺裏望了眼。隨後把脚一蹬。不知去向。兵士們看道士忽然不見了。有幾個說道。這個人真奇怪。從天上落下。向地裏鑽進去了。能夠上天入地的。別是封神榜小說裏的土行孫出世罷。有的道胡說。我看過封神榜。那個土行孫並不是道士。況且是當時死却的。那裏等到現在千數百年後。還會出現呢。有的道。且別去管他是誰了。還是把這個和尚收拾了罷。方才那個道士。算是個孝子。來送他上路的。衆人附和着那也說得有理。當時便一齊動手。將棺蓋釘好。抬到大堂左面廊下。暫時安放。這個且不去表他。要講到方才墮下來的道士是誰。想閱者當可猜得是跋道人無疑。然而這個跋道人在天空上作戰。論理太陽真人將雪海劈殺。祇騰大空一

人。三個人戰一個人。如何跛道人還會落下地來。難道真的來做雪海的孝子。送他上西天麼。我想這決計不會。一來雪海是個和尚。用不着孝子。不過是兵士打趣。二來與他是冤家。殺了就完了。豈肯在大殮之時。來送他起程。然則是何緣故呢。且聽我道來。在太陽真人用冷劍劈了雪海之時。那邊戰圈裏小老先生將高淳的劍。劈爲兩段。祁榮兒將太陰真人的劍。劈爲兩段。高淳太陰真人兩人受了重傷。急撥轉劍頭。高淳逃往海外。回他的老家去了。太陰真人呢。看勢頭不好。逃往太陰山老家去了。高淳太陰一走。與小老先生祁榮兒白雲三人對敵的。祇有浩然悠久如意三子。這三子如何是他們對手。小老先生一看這三個。祁榮兒與白雲足可對付了。自己倒要去看那邊戰圈裏。不知是誰在交戰。戰得如何樣了。便撇了浩然子等三子。交與祁榮兒白雲兩人收拾。自己飛到那邊。切近一看。吃驚了。原來祇有大空一人。被跛道人太陽真人。都二爺三個圍在一起。殺得滿頭大汗。小老先生想想看最可惡的是個跛道人。待我來賞他一劍。他便猛然一劍。揮將過去。跛道人自從雪海被太陽真人劈

了墮下地去。後心中得意揚揚。滿想將大空一齊收拾了。不料後面來個小老先生。對他劈面一劍。跛道人大驚。急忙收回寶劍。接住詠龍劍。誅龍劍見了風雷劍。好似有彌天大仇。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劈拍拍。狠命幾下。擊得風雷劍連招架的功夫都沒有。結果被他劈爲兩段。風雷劍既成爲兩段。跛道人要想收回殘劍。顯他的逃走慣技。說時遲那時快。小老先生在腰間取下一個鼻烟瓶。那個鼻烟瓶。有條長絨線纏着。小老先生拉住絨線。對跛道人面前打去。跛道人見了。覺得眼花撩亂。一時來不迭逃走。忙用殘劍抵擋。不曉得這個鼻烟瓶。是何怪物。鏗鏘的幾聲。發出一陣火光。將殘劍燒燬。化爲烏有。跛道人沒了劍。在天空中凝不住身軀。一個倒栽葱。便骨都都墮將下來。巧巧跌在江天柱衛中大堂前。虧得他有些小功夫。着了地無所損傷。否則要跌得碎骨粉身了。跛道人着了地。看眼前有口棺木。無意中瞞眼一看。見個半個腦袋的和尚。曉得就是被太陽真人劈了的雪海。看他死時悽慘。連想到自己現在失了寶劍。不要被人家暗算了。步了他後塵。還是借土遁逃往終南山。見師父海天福去。便

雙足一頓。鑽入土內走了。不表跛道人遁去。要講到小老先生在他將跛道人風雷劍毀却之時。爲何不追下來。將跛道人結果。却肯放他逃生呢。原來這時大空的劍。不料被太陽真人擊落塵埃。看大空凝不住身。墮下去了。小老先生見這個現狀大驚。不便追殺跛道人。一面將鼻烟瓶拋向太陽真人。將他太陽劍接住。一面用劍抵住郜二爺。那郜二爺的劍。如何可與小老先生交手。纔祇一合。叮的一聲。已劈開兩段。郜二爺見機而行。怕蹈雪海等後塵。一個翻身。收劍逃回大寨去了。小老先生也不追趕。忙將鼻烟瓶收回。用誅龍劍單獨對付太陽真人。太陽劍與誅龍劍相較。誅龍劍有十分功夫。太陽劍祇有八分。戰了多時。勝負尙不大分。不表上面交戰。再要講到墮下去的大空和尚。大空失了劍。骨都都墮將下去。却落在荆紫關中民居的屋上。虧得他有輕身飛騰的功夫。在將要着屋之時。一個鵲落法。輕輕落在瓦上。聲音毫無。他一到瓦上。四面看了看。認出方向。在屋上飛走向江天柱衙中而來。到了衙中。兵士們正在抬一口棺木到西廊下去。大空不知是雪海的靈柩。下了屋。兵士們見這個和尚。

也是大人的朋友。便過來對他見禮。大空問道：你們大人呢？兵士們道：方才出衙到關上去了。大空聽得也無暇與兵士們多談。竟自出衙向關上奔去。兵士們要待告訴他。看他撥轉身就走。也來不及告訴。大空走在路上。心急慌忙。念着雪海不知屍身墮落在甚麼地方。要責成江天柱四處尋訪。又想到他死時的悲慘。不覺淌下兩行熱淚。他想和尚雖然五蘊皆空。對此臭皮囊毀了。又何足惜。但是這樣的涅槃。未免使人可憐。大空總算是個硬和尚。一轉眼間忍住了淚。奔到關上。四面一望。看江天柱在那邊巡查。忙趕過去一把拖住。叫了聲江大人。不好了。我家雪海給人家殺了。屍身墮落在關裏。不知在何地方。等到天一明亮。煩你立即派人到四處查探。江天柱聽了。頓足嘆道：大空法師。你一說我就明白了。那雪海法師的屍身。已經在我的衙中成殮過了。江天柱便將方才兵士們來稟說道：衙中從天空裏墮下一個和尚屍身。去了半個腦袋。和叫兵士成殮結果的過去情形說了遍。大空聽畢。淚如雨下。叫聲雪海。你死得好慘。可惜我眼前不能爲你報仇。也不能立時上華山去求見師父。一面流淚。

一面將自己的劍。也被敵人傷了的話。說了遍。說道。若非上面有小老先生接應。自己也要步雪海的後塵了。如今沒了劍。不能飛升。非待重煉一柄。纔可。江天柱也洒了一掬同情熱淚。并連連告罪道歉。說這都是我江天柱害了他的。他要來幫助我。就不會慘死。真是我江天柱負了大罪。百身莫贖呢。大空道。這也不能怪大人的一多半是他的劫數臨頭。逃不出一死。如今既已承大人將他屍身成殮。明天待我來火化了他。正說到這裏。衙中兵士又跑來稟道。不好了。西廊下的棺木。無緣無故。給火燒得乾乾淨淨了。特來報告大人知道。江天柱道。這又奇了。是誰遺了火種。會燒起來的。大空聽了。心中納罕。想我剛才。在說明天用火化了他。爲何來報說已經燒了。難道有人給他化了不成。遂說道。如此待我去看個明白。江天柱說我們一同去。江天柱叫拉過兩匹馬。各騎一匹。如飛來到衙中西廊下看時。却見一口棺木。燒得祇賸了一堆灰。灰上面有兩個字。是劫灰兩字。大空對江天柱道。這個大約是師父來給他化了。或者是別個高人。否則如何會有這兩個字呢。江天柱道。既如此。可把這堆灰包了。



拋到東海大洋去。大空點點頭。兵士們便將灰收拾了。大空看他已得火化。等於成道。心中快慰了許多。當時出了西廊。抬頭再向天空一看。上面劍光一道也沒有了。想他們都給小老先生等殺退了不成。然則他們爲何不到這裏一走。大空要將此意對江天柱說。旁邊有個兵士接口稟道。方才還有個道士也從天空墮下。剛墮在棺木旁邊。後來忽的不見了。不知是何等樣人。大空聽了。問道。這個道士不是醜陋不堪的麼。兵士道。是的。大空道。這個一定是跛道人。他會土遁。大約借土遁了。不錯。跛道人是借土遁走的。然則他遁到那裏的。不是一逕逃到終南。且趁此表個明白。那跛道人自從遁入了土。借土內一路飛去。來到距離終南五十里遠的一座山上。那座山叫做清道山。是座石山。石根深。入地底五千尺。跛道人要遁過去。得不到一些泥土。只好現身出了地面。抬頭一看。好座高山。想遁不過去。只得翻過山嶺。再說。好在離終南不遠。就是走幾步。也不要緊。想罷。看那邊有條上山大路。便打從那路上走去。此時雖在黑夜。虧得他們眼有金光。看去如同白晝。走了半里多路。祇走上山麓。在他的

過程中沒有一株樹都是奇形古怪的山石。因為他是座石山。片土全無。牛山濯濯的寸草不生。別說是樹。但是左右看去。却有許多黑影。在山石後面隱隱現現的出沒。跛道人心中大疑。過去仔細看時。却又沒有。他想莫非是眼花。然而不是。他心中有些驚疑起來。大了膽再走。走了些路。看左右黑影子益發多了。有些居然打從自己身旁捱過去。有的朝自己撞過來。但是一仔細看時。卻又沒了。跛道人拭拭眼睛再看時。却見迎面來了個黑影。嘯嘯幾聲。令人聞了毛髮直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十回

韓玉珍天賦孝心。結果免去浩劫。棄邪歸正。所謂皇天不負孝心人。否則如何能幡然覺悟也。雪海死得如此可憐。以其平生行爲論。似不應得。

先墮下個死和尚。又墮下個活道士。一先一後。別說當場者見了驚奇。不置。連看書的也嘖嘖道怪了。和尚死了。要弄個孝子親視含殮。居然來了個道士。道士送和尚入殮。始作俑者。其惟本書。雪海被太陽暗算之。

時。小老先生不打算過來。等到雪海死後。大空已在危機一髮。他老人家却過來了。否則連大空也要脫離紅塵。到極樂世界去哩。小老先生腰間之物。都有用處。此處又施用個鼻烟瓶。評者記得還有個扇墜。尙未施用。不知將來作何用途。諒情又是件好傢伙。大空打算將雪海遺體火化了。他却自己燒起來。真是經濟朋友。省却你一把火。評者看了劫灰兩字。對於雪海橫遭慘死。又起了一種感想。佩服作者善於調劑。讀者以爲如何。



## 第九十一回 鬼嘯空山神僧施報應 風吹濁霧教主弄玄虛

上回說到跛道人到了清道山中。遇到許多黑影。又見迎面來了個黑影。嘯嘯幾聲。使他毛髮直豎。那黑影一聲怪嘯。四面黑影也同時嘯嘯的叫起來。一霎時滿山滿谷。都是嘯嘯叫聲。嚇得跛道人不敢再望前走。要向後退。朝後一望。不料後面也來了個黑影。那黑影也怪嘯幾聲。跳跳躍躍。對跛道人撲來。跛道人一想今晚身臨絕地。自己又沒了寶劍。看來這些都是荒山野鬼。難以對付。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轉定念頭。想藉土遁逃走。那知施盡方法。遁身不靈。下。他奇怪着想道。土遁的功夫。如何會失了效驗。這點並不是他土遁法不靈。他不曉得這座山是石山。那座山除了幾處略有些薄土之外。其餘都是石塊。他會的是土遁。並不是石遁。所以遁了多時。遁不下去。這時黑影攔集在他左右前後。把他包圍起來。且個個露出猙獰可怖的面目。實現他荒山野鬼的本相。跛道人雖然膽大。到了此時。大有鬼迷張天師。弄得沒法可施之概。跛道人心中大恐。逃又逃不了。避又避不開。一時情急智生。想還是用拳脚功夫打出。

去逃下此山。再尋別路走罷。原來他幼時曾經練過拳棒的。當時要展開拳脚。大顯身手。不料這些野鬼。似乎已經覺得。就此由前後兩個最高大的鬼。噓了幾聲。衆鬼聞聲。不待跛道人動手。先下手爲強了。但見巨靈似的黑掌。伸過數十百隻。也有拖脚的。也有捉手的。也有抱腰的。也有控頭頸。抓頭髮的。甚至有抓耳朵抓鼻子的。有些鬼掌見抓無可抓。只好抓眉毛鬚鬚。簡單些說一句。跛道人渾身上下都是黑掌。任你有天大本事。一等拳脚功夫。被他們抓住了。動彈不得。他掙扎了下。鬚鬚頭髮眉毛。都遭拔脫。痛得他不敢動了。只好口裏大唸其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等等的虛無飄渺咒語。可是一些嚇不退野鬼。跛道人無可奈何。只好閉起眼睛。由他們擺佈。在這個當兒。忽聽得哈哈大笑之聲。跛道人聽了。不由開眼看來。待他一開眼。却見眼前通明。看山上好似懸盞明燈。照得這些野鬼一個個原形畢現。青面獠牙。紅髮硃鬚。好不怕人。再看那發光之處。離開自己百來步路。細看之下。並非明燈懸掛。乃是個大和尚。坐在大石上面。渾身上下。透出白光。耀得山谷通明。山上雖然站滿了鬼。此時

祇有百來個抓住了跛道人。其餘都對和尚跪着頂禮膜拜。在和尚左右前後幾丈路。鬼都不敢近前。那和尚光頭禿腦。面如傅粉。環眼闊口。身體擁腫。頭頸粗大。穿件破僧衣。襤褸不堪。足上着雙草鞋。有鞋面沒鞋底。盤膝坐定。對跛道人哈哈笑了幾聲。發出雷一樣大的聲音。問道。跛道人可認得和尚麼。跛道人聽了問他認識否。想了半天。被他想起了。想那個和尚好似在昔年白雲觀中用學生胎煉風雷劍的時候見到過。不知是否。跛道人不過轉轉念頭。並未出口。聽上面說道。不錯。我在白雲觀同你見過。被你想着了。跛道人聽了大驚。想我肚皮裏說的話。他如何曉得的。這個念頭一轉。上面又說道。你以爲被我說着了。有些奇怪。這算什麼呢。我自從離開嵩山後。你做的事。我都知道。老實說一句。今晚你與郟二爺在大寨。要不是我起個青天霹靂。怕你這時還坐在帳中。牢等著衆人交戰回來。不會傷劍逃亡到這裏來的呢。如今我也不來與你多講。請你自己去看。你的罪孽如此。還想逃到終南去見海天福麼。可曉得海天福自身也是泥菩薩過江。自保自保不了呢。跛道人聽到此地。聽得呆了。念

頭也不會轉了。只會抬了頭對他看。和尚說到這裏。又哈哈笑了聲。笑聲過後。看山上野鬼一個都不見了。却把跛道人攢在地上。跛道人爬起身看鬼都沒了。心中大喜。以爲和尚體上天好生之德。放他逃走了。他想這明明是放開金鎖走蛟龍的機會。再不走更待何時。跛道人慣於逃走。此時又想逃走了。在他尙未拔步。聽得和尚又說道。跛道人。今晚你不必想走。他們退去。並非放了你。乃是有許多被你取胎而死的女鬼到來。叫他們迴避一下。你看山下上來的都是的。跛道人聽了。回頭看去。果見山下嚶嚶啜泣着。悽悽慘慘的有百數十個披頭散髮的白衣女子。走上山來。跛道人見了。毛骨悚然。他本想乘着野鬼沒了時。逃下山去。如今山下又有鬼上來。要想往上逃。有和尚坐着。想望兩旁逃罷。跛道人尙未動步。看山下上來的。女鬼真快。幾陣陰風吹過。剎那間左右前後都是披頭散髮的女鬼。看女鬼個個渾身血污。白衣染成血色。好不可怕。跛道人要逃時。脚也拔不動了。聽得衆女鬼齊聲喊着。我們死得好苦啊。還我們命來。衆女鬼大哭小嚎。中喊出一片索命之聲。喊得震天地響。把跛道人嚇



得目定口呆。渾身亂抖。如同發瘋一樣。上面和尚哈哈笑道。跛道人。你可曉得殺人償命麼。如今還了他們的命便罷。倘然不能。可跪下受死。毋須多言。跛道人口雖不會開。心中却還明白。看今晚情形。想必是大限臨頭。要想活命。不能的了。人生總有一死。死就死。怕他則甚。這樣一想。心中反而雄壯許多。覺得口也能開了。便高聲說道。死則死耳。何必多言。和尚聽了。又哈哈笑道。我料得你必說此言。雄心不死。善哉善哉。待我爲你作偈送你回去。你且聽了。但聽和尚朗唸道。揭諦般若摩訶波羅咪哩。哈咪伽勒袞呵。南無如來阿彌羅哆。和尚唸罷。偈語哈哈笑了聲。衆女鬼遂一擁上前。將跛道人活活扼死。死後復將他用尖石剖開了胸部。掏出五臟心腸。待喂鳥獸。跛道人臨死之時。俯首帖耳。毫不抵抗。由他們處置。死後一縷幽魂。飄向終南山而去。幽魂去後。坐的和尚歛了白光。打個呵呵。那羣女鬼便隨風飄散。和尚也起身倏然隱去。不知去向。然而這個和尚是誰。還未說明。他乃是蓮花上人。講到蓮花上人的法力。真是無邊。他在無量山修道。下面徒弟徒孫。也不知有多少。他在本書上曾經在嵩山白

雲觀裏出現過一次。閱者當可想起在跛道人煉學生胎的時候。來戲弄他的。就是這個和尚。一向何以不出現呢。因爲他自己也忙得不能分身。他的事情。迷離恍惚。驚天動地。說他是第二個濟顛僧。要比濟顛鬧得厲害有趣。這些事情。與本書大勢不能連貫。難以勉強啣接。準備另起爐灶。別成一部。現在書名已經預先擬定。叫『萬能神聖』。也用章回體。回目也擬就了數十則。等到這本稿子完結。打算就着手進行。倘若沒有旁的事來分勞我的身心。幾個月裏。可以竣事。閱者看了那部書。保管如醉如狂。要嘆神聖果然萬能呢。話既交代過。算是一條預告。現在要歸到本書正傳上去。蓮花上人收拾過了跛道人。回無量山去了。不去管他。待表那悠悠忽忽。一靈不散的跛道人幽魂。他被衆女鬼扼死後。幽魂飛越過了清道山。向終南山飄去。也不敢直上虎頭巖。怕被祖師爺虎真人見了受責備。先向離虎頭巖十里路的休休谷而來。休休谷乃是海天福常往的所在。幽魂到了那裏。要待進山谷。忽覺天空起了個霹靂。這霹靂雖不及鎮海關前荆紫關上兩處所發的大。却也不小。竟將跛道人的魂魄

震散一縷不存。這且丟開不提。要講到這個霹靂的來源。先要來講荆紫關上的劍客圍鬥。這時在天空交戰的終南派方面。有浩然如意悠久三子。其餘都逃的逃。傷的傷。不知去向。郗二爺自被小老先生傷了劍。不敢戀戰。急急收劍。落下大營。曉得大勢不好。傳令軍馬趕緊拔寨暫行退兵。回歸伏牛山。待自己上終南拜求祖師爺下山報仇。這個軍令一下。合寨教匪。一個個拔寨起程。那時關上守兵。忽見關外賊兵營中燈火走動。旗旛拔起。像在退走的模樣。急報與江天柱知道。江天柱正與大空和尚在關上休息室裏傷感雪海死的悲慘。得了這個消息。望外一看。果見賊兵在望後退。江天柱曉得賊兵打算逃走了。再抬頭看看天空。見得一道劍光也沒有了。問大空道。爲何上面劍光都不見了。大空道。莫非打到較遠的地方去了。所以看不見。江天柱疑信參半。對關外再看了歇。果見關外賊兵紛紛往後撤退。遂卽傳令準備分兩下包抄。追殺一陣。關內兵士得令。一聲炮響。開關衝將出去。賊兵急於退回伏牛山。無心應敵。被江天柱兵士追殺得棄戈遺甲。落荒亂逃。江天柱領兵追趕到五里之外。不

再追了。那時久被隔斷在關外的湯總兵。聽得關內炮響。又見賊兵望後退。待到關內兵追出去時。也乘勢追將過來。賊兵受了兩枝兵馬的摧殘。死傷遍地。郜二爺不顧迎敵。但帶了親隨先奔到伏牛山。一到寨內。看滿地尸首。腥氣沖鼻。急令兵士收拾過了。打掃清爽。這時大隊賊兵已退至山上。郜二爺叫四面緊守着。多安排滾木擂石。防官兵攻山。此時左右無人。只有他一個。也不知跛道人等生死如何。自己仗着半段殘劍。要想上終南山去。覺得寨內無人主持。他正在心中紛亂之時。忽見天空落下一人。看時乃是如意子。郜二爺見了大喜。問道。老兄回來麼。還有幾位呢。如意子聽了。含淚說道。不要說起了。悠久子浩然子兩個。都給他們害了。郜二爺聽了。也覺十分難過。現在先要表明這悠久如意三子。起初本在與祁榮兒楊瓊瑤鄺士元三人交戰。自從跛道人給小老先生削了劍墮下地去後。小老先生回身過來。幫助他們來戰。那悠久浩然如意三子。三人自知勉強。尚可敷衍一下。當時便拚命激戰。三個人敵四個。一時

未分勝負。正戰間。忽見鄺士元楊瓊瑤兩人退出圈子。小老先生與祁榮兒心中奇怪。想他倆正戰得起勁。如何會退了去。悠久浩然如意三子一想他倆退去最好。我們正覺敵不過呢。退出兩個。也可減少些實力。他們三人不知鄺楊兩人用的是計。當着退出之時。急向東飛去。悠久子等看他們去了。更覺安心。那知他們去不多遠。復從那邊兜了過來。乘着悠久子等不防之時。到了他們身後。呼的一劍。兩人不防。聽得劍聲。欲待回劍抵抗。前面被小老先生等纏住了。劍光不得脫身。後面劍却到了。就此悠久子被楊瓊瑤劈了。浩然子被鄺士元劈了。三子死了兩個。兩個的屍身冒了一陣血。墮下地去。如意子看兩個師弟都給人殺了。自己的命當然不要了。便揮動寶劍。與小老先生狠命廝殺。你想只有如意子一人。如何能敵四人。不消片刻功夫。被小老先生劈斷了劍。祁榮兒便乘勢劈他腦袋。楊瓊瑤鄺士元也乘勢分他四肢。在這千鈞一髮。如意子將死之時。忽聽西北角上一聲怪嘯。霎那間起了陣大風。風過處夾帶了不少濃沙迷霧。將小老先生等四人眼睛迷住。一時看不出對方。不但眼睛迷

了。連身體都不自由。隨着那陣怪風吹了去。無論如何。要想停住。萬萬不能。竟被他吹到終南山休休谷面前。到了那時。纔始風定。風定後。四人開眼看來。見眼前是座高山。四人都立在上。前面有個山洞。洞前立個道士。頭戴金冠。身披鶴氅。手執拂塵。怒氣沖沖的。對四人說道。你們四人仗着一些小能耐。竟敢揚威耀武。累次與終南派爲難。此番更是膽大。竟敢將終南派下殺的殺。傷的傷。一點也不留情。如此凶橫。本教主雖有滄海之量。也容不得你們再在上。猖獗了。今天非把你們一齊殺了。代他們報仇不可。小老先生聽那道士一片亂道。好似發瘋。早已七竅生烟。三尸暴跳。郝榮兒與鄺楊兩人。更是忍耐不住。便齊聲喝道。何物妖道。膽敢口出狂言。不要走。看劍。四人同時發起寶劍。對道士殺去。道士見了。不慌不忙。喝聲來得好。欲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一回

鬼迷張天師是句俗話。不料於本書中見之。跛道人雖非張天師。以其同一。是道士野鬼。或將其誤作張天師看也。果如此。未免冤矣。一笑。 百十數

雙巨靈黑掌將跛道人捉住。大有掌多人少不敷支配之勢。居然有拔眉毛。拔頭髮。拔鬚鬚的。可謂窮思極想。苦打算矣。寫蓮花上人之白光映身。

如同東方月出海面。照耀山谷通明。此景此境。若使評者臨之。亦當對彼頂禮膜拜不置也。跛道人的記憶力真不行。連那蓮花上人也會忘了。難

道忘却白雲觀中被他撞倒兩處。室中門前站了半天的人了麼。放開金鎖走蛟龍。當然是好機會。可惜並未開鎖。蛟龍如何走得。野鬼乍散。

冤鬼又來。忽纏身到不肯放鬆。還誤是放他逃生。及待蓮花上人說明。所以便大失所望了。作者說要將蓮花上人軼事另成一書。叫做『萬能神

聖』。評者從作者一枝生花妙筆上着想。這本書的內容。可以不觀而知。是萬事皆能。無所不能的了。且拭目待之。





## 第九十二回

大鬧天空聽良言雙方消宿忿

肅清山寨奮餘威一劍斬元凶

上回說到小老先生等四人一齊發劍去殺道士。道士見了。喝聲來得好。便將袍袖一拂。立時將四柄劍捲入袖中去了。嚇得四人目定口呆。這時四個人除了小老先生身邊尚有幾件懸掛的東西。總算還有一二下手脚好施。其餘三個。除却飛劍之外。別無他物。一失劍就無所施其技了。四人面面相覷。欲逃無路。聽那道士哈哈笑道。四個小子。看你們還有什麼能耐。儘管施出來。否則本教主要收拾你們了。道士說罷此言。眼中頓時發出凶光。對四人逼射着。隨後就見他兩個鼻孔中噴出四道金光。惡笑着說你們會劍。可會這個。且請嘗試一下。這四道金光飛出鼻孔後。立時變成四條火蛇。烈焰逼人。金光奪目。小老先生等見了。不知所措。四條火蛇。忽的一來。將四人自頭至足。團團盤住。四人的衣裳先着了火。要待掙脫。萬萬不能。嚇得四人面如土色。閉目待死。在這個當兒。猛聽得青天起個霹靂。霹靂聲過。四條火蛇消形滅跡。連那個道士也不

知去向。但見南面天空上雲霧迷漫，滾滾飛去。四人瞠目呆了歇。大家互相驚奇。小老先生道：「方才那個妖道，不知是誰。這個雷也起得甚奇怪。看南方去的，莫非就是他。」郝榮兒道：「妖道既然去了，我們回去罷。可惜現在都沒了劍，不能飛昇。又不知此處是甚麼所在。」鄺楊兩人想雖然失了劍，好在我們此番離家本定步行到四明去的。雖沒了劍，也不打緊。如今戰事已了，我等辭了小老先生，往四明去罷。夫婦兩人便對小老先生道別，要往四明去了。小老先生心中納悶，對於鄺楊兩人失了劍，非常抱歉，要待挽留，也無他事，遂由他們去了。他們兩人下了終南，問山下土人，曉得是終南山，離開四明，比從廣西去還遠，但亦無法，只得迤邐行去。行了數月，總算被他們走到四明，問明桃花渡頭，來到該處，看見那邊搖過一隻小船，搖船的是個童兒。對鄺楊兩人道：「兩位可是廣西來姓鄺姓楊的麼？」鄺楊兩人應聲，正是。不知你如何曉得。童兒道：「吾奉令師之命，在此等候兩位上船，請速下船。」令師在那邊候久了。鄺楊兩人問師父候在那裏。童兒道：「令師候在前面，你去一見便知，不必多問。」兩人不便再問。當

時下了船。覺得那隻船不用人力搖動。自能破浪乘風。直前而去。酈楊兩人就此一去。永無消息。想必由他的師父雲中野叟接引彼岸去了。且丟開不提。且來表明終南山休休谷前。當那小老先生等被道士用火蛇繞身之時的一個響雷。這個響雷是誰所發。要表明雷的來源。先要講明這個道士是誰。那道士就是天理教主海天福。海天福有兩處修道之所。一處是大雪山。一處是休休谷。在荆紫關外羣雄鬥劍之時。海天福適在大雪山上。忽然他的師父虎真人遣法官前來教他速到荆紫關上搭救如意子。海天福當時運動靈光。就曉得荆紫關上確有這麼回事。又曉得此時還有悠久浩然兩子。同時要遭大難。他想挽救浩劫。急便御起風頭。風馳電掣。趕將過來。待他趕到關上。正是悠久浩然兩子被酈士元楊瓊瑤殺死。海天福看兩個既給他們殺了。搭救不及。只好救了如意子再說。當時救了如意子。隨後起了陣怪風。將小老先生等帶到終南山休休谷前。放出四道三昧真火蛇。想把這四人殺死。遇到四人命不該絕。當時來了華山靈峯長老。雲龍山竹林尊者。恆山浮雲尊者三大老兒。那竹林

尊者發個霹靂。浮雲尊者便一張口。將四條三昧真火蛇反吞過去。海天福失了火蛇大怒。撲奔浮雲尊者。尊者將海天福引了向南方而去。當時竹林尊者靈峯長老也隨過去。三位高人將海天福引到南海普陀落伽山上。各顯神通。大戰起來。海天福雖然神通廣大。本領不弱。那裏敵得過他們三個。便被他們包圍起來。漸漸趨於危險之途。那時海天福不免着了急。在這個當兒。却來了個和事老。乃是嬰兒頭陀。他曉得海天福有難。要是不去排解。受了危險。將來虎真人必不肯休。如此終南派要與葱嶺虛無各派。結成大仇。下去便不易解決。不若趁此由他出面。將海天福的危險解了。勸開他們。講到嬰兒頭陀是慣作和事老的。記得上次黃土嶺上海天福與靈峯長老一路交戰過去。戰得難解難分之時。也是嬰兒頭陀出來解和的。關於此段。上書並未表過。現在順便一提。此時嬰兒頭陀使循舊律將他們調解開了。海天福等對嬰兒頭陀勸解。不得不依。就此各自散去。臨散之時。嬰兒頭陀教海天福將四柄劍拿出。二柄交與靈峯長老。請他轉交與雲中野叟的徒弟鄺士元楊瓊瑤。一柄交與竹林

尊者請他轉交與小老先生。一柄交與浮雲尊者。請他交與祁榮兒。四柄劍還了四人的祖師爺。大家從此拋棄前嫌。各不相犯。所有已經死的人。是他們劫數所遭。難以逃遁。不能怨誰。當時說明白了。各回各的名山而去。靈峯長老回華山去了。不表。竹林尊者與浮雲尊者兩人。望終南而來。他們到終南山下。看見小老先生與祁榮兒兩人。還在山下走。當時喊住了他們。將兩柄劍還了兩人。教他們到伏牛山上。把郜二爺殺了。劈了如意子寶劍。不可傷他性命。讓他逃去。兩人領命。飛劍向伏牛山而去。這裏兩尊者也各回山中去了。如今先要表到如意子。那如意子自在荆紫關上得了海天福的解圍。急便逃走到關外一望。看關外兵馬都已拔寨退去。便向伏牛山而來。到了山上。郜二爺已在大寨。他到了寨中。見過面後。將往事述了遍。郜二爺聽了。不勝傷感。教如意子上終南山去求見虎真人。請他相助。如意子道。且慢。先將山中佈置舒齊了。天明前去不遲。正說間。郜二爺忽然叫了聲。哎。唷。如意子大驚。抬頭看時。却見寨外飛進兩道劍光。這兩道劍光就是祁榮兒與小老先生。紅雲劍對郜二爺。誅龍

劍對如意子。二人大驚。勉強發劍相迎。戰不數回。如意子的劍。被誅龍劍擊落地下。嚇得他捧了頭向後寨逃去。小老先生聽了竹林尊者吩咐。不去傷他性命。由他逃去。那個郜二爺呢。祁榮兒却不客氣。一連幾劍。先將他的寶劍擊得無影無踪。然後再將他結果性命。郜二爺一死。山上沒了頭。小老先生對祁榮兒道。這許多毛賊。要是都殺了。未免傷了上天好生之心。不殺放了他們走。難保他們將來不再集聚爲匪。依我之見。這些責任。可歸江天柱負擔。由他們去調度。你在這裏把寨門看守好了。不許他們逃下山去。如若要逃走的。格殺無論。我去叫江天柱來。等他來時。我們的肩擔可卸在他身上了。也總算這樁事辦得有個始終。祁榮兒道。老先生所說的話。甚有見地。鄙人就此把守。你去叫江天柱到來是了。小老先生當時飛劍來到荆紫關。且說江天柱雖知關外賊人退去。只與湯總兵追殺了陣。不敢深入重地。恐怕中了詭計。回到衙中。與湯德大空等商議。忽見天空落下小老先生。江天柱大空見了大喜。湯德不曾見過小老先生。看他生相古怪。裝束特別。而且從天上落下來的。當他是妖怪。

化身。及待稱呼過了。由大空介紹幾句。纔始曉得他是出類拔萃的一位劍客。湯德口上稱贊。心裏還不十分欽佩。不曉得劍客究竟有多少能耐。此時聽小老先生對江天柱說。伏牛山上郤二爺已給他們殺了。祁榮兒守住大寨。不放衆匪徒逃去。請江天柱趕快起兵前去。安排一切。江天柱聽了大喜。忙傳令軍中。立刻向伏牛山進發。湯德也領了兵馬。隨江天柱前去。大空在衙中鎮守。小老先生等兩人上了馬。這纔吐出飛劍。只見一道金光。冲霄直起。再看小老先生時。影跡全無。湯德把舌頭一伸。縮不回來。兩人領了兵馬。如風捲殘雲似的。趕到伏牛山。他們到時。天已大亮。小老先生早到了多時。江天柱與湯德上山後。先將匪目傳集。一個個諭以大義。曉以朝廷寬大。所有被脅從者。一律免予拿辦。給他自新之路。勸他們此後須要改邪歸正。安分樂業。將寨中所有金銀。按名派給若干。教他們去謀生求食。倘若再去爲匪。拿着之時。難逃性命。江天柱訓諭既畢。一衆匪目。跪在地上。高呼江青天。叩頭不已。小老先生在旁邊插嘴道。饒了他們性命。果然是江大人的好生之心。但恐這班人賊心難改。再去

做匪。待我來替他們留個記念，使得將來再犯法時，一望而知是伏牛山的舊匪。江天柱問這個記念怎樣留法呢？小老先生道：甚是便當。待我將他們左耳統統割去。將來遇到沒左耳的，就曉得是重犯無疑了。湯德點頭道：這個辦法甚好。請先生辦理罷。但見小老先生吐出飛劍，喝聲快割他們左耳。不許傷害性命。那飛劍似甚聽話，對衆匪徒頭上輕輕繞了過去。祁榮兒見了，也趁熱鬧吐出劍，向四下裏亂割耳朵。衆匪徒要想逃遁時，山下都被官兵守住，而且也曉得劍客厲害，不易對付。還是好好俯首帖耳，任憑割去爲妙。如此不多幾刻，早將合山匪徒的左耳朵割下，害得滿地上是耳朵。個個掩了傷處喊痛。江天柱看他們也足夠消受。教將金銀付與他們，放他們下山。兵士們得令，取出庫中金銀，每名各給金銀十兩。衆匪徒受了，齊聲叩謝着，脫下八卦教衣服，懷了金銀。一隊隊徒手下了山，各作鳥獸般大家四散。回各人的老家而去。待到匪徒走盡後，江天柱先將郜二爺的首級割了，再將山上輜重馬匹器械和其他一切軍用之物，統統搬運回關。然後放火燒了山寨。下山帶領兵馬，與湯德小



老先生祁榮兒四人。回到荆紫關。大空接着。江天柱說了遍剿山的經過。遂傳令衙中。大開宴會。殺牛宰馬。慶賀剿匪成功。一面教趕辦文書申報撫台。并將郟二爺首級解將上去。這時荆紫關上喜氣騰騰。兵士們個個精神百倍。大家開懷暢飲凱旋之酒。不表兵士們在各營中暢飲。要表總兵衙中江天柱與湯德兩人合宴。小老先生祁榮兒大空三人。報謝他們援救之恩。說此番戰爭。要不是他們前來相助。怕這座荆紫關。早就不保了。小老先生等總是謙遜不敢當。大家客氣了陣。入席飲酒。席間談起雪海的事。都傷感了陣。小老先生把眼睛一瞷。問道。還有位女法師呢。大空聽了。吃了驚。急道。我因傷了雪海。一時心頭發亂。真的會把我大師兄白雲忘了。記得他在上面與你們一起兒對賊作戰。不知他此時到那裏去了。小老先生道。原來這位女法師是令師兄。我看他的劍術。倒也不弱。當初與我們一起在對賊道作戰。不知怎的一來。這個人會不見了。我也莫名其妙。不要是遭了賊人的暗算呢。大空道。那也說不定的。或者他已回雲濛山去了。可惜我失了劍。否則先到那邊一望。小老先生道。雲濛

山不是在廣東麼。大空道。是的。小老先生道。如此我來替你走一趟。少頃就回來。但不知在雲濛山中何處。大空道。在山右蘭若庵裏。小老先生應聲曉得。當筵吐劍。說列位多飲幾杯。停歇會罷。說畢。已隨劍光飛去。少頃到得那邊落了地。在山右尋找。聽得那邊有幾響鐘聲。便依鐘聲尋去。轉了個灣。望見那邊森林深處。有所屋宇。待到近前。果是個尼庵。寫着蘭若庵三字。庵門關着。上前敲了兩下門。無人答應。從門隙望裏瞧。見得黯然無人。小老先生遂又吐劍飛進庵中。四週一看。不見一人。心中大疑。想白雲真的被他們害了不成。直待走進裏面。見是一間禪房。房門開着。小老先生看禪房門外。雖有禪房重地。游客止步等字樣。他也不管。闖了進去。到得裏面。不覺吃了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二回

鼻孔中飛出四道金光。立時成爲四條火蛇。不知者還當封神榜裏的哼哈二將呢。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兩句話可奉爲金科玉律。

看小老先生們何等本領。遇到海天福就束手被擒。什麼誅龍劍和腰下掛的東西。一些都施展不出了。海天福本領是不小。能運靈覺到荆紫關上。差不多有金仙的資格了。浮雲尊者能吃火蛇。本領真不小。要是現在他肯出來到各遊藝場去買藝。人家都要看吐火蛇。叫座的力量一定好的。弄得不可開交之時。偏來個嬰兒頭陀肯作和事。老。化干戈爲玉帛。真是和平之神。想近世內戰不息。不知他在何處。肯出來講和否。評者有厚望矣。一場驚天動地的八卦教匪造反案。竟爾如此輕描淡寫。平靜過去。佩服作者筆底慣於理亂解紛。本回又提及白雲。否則閱者將要說作者遺漏矣。敝白雲而又引起種種曲折。可謂盡描寫能事。



## 第九十三回 蘭若蛻皮囊往生淨土 少林傳戒範丕振宗風

上回說到小老先生到了廣東羅浮雲濛山蘭若庵中。踏進禪房。只見禪床上盤膝坐定一人。當時吃了驚。再看那人正是白雲大師。在理小老先生既進禪房。白雲定必下床來迎。却見他閉目合睛。兀坐不動。小老先生叫了聲白雲大師。看他也不理會。心中大奇。難道他入定去了。近前細視。看他呼吸全無。原來已經坐化了。列位。這白雲何時回來的。在何時坐化的。上幾回並未提及。此時趁空一敘。他自在荆紫關上與悠久子等交戰。待到小老先生脫了身到那邊去。幫助大空雪海之時。他一回頭。看見那邊有人御風而來。細看之下。乃是他的師叔雲中野叟。野叟向他招招手。白雲便撇了這裏。過去參見。看師叔並不同他談話。仍舊招招手。撥轉風頭。向廣東而去。白雲莫明其妙。看大意是教他隨了去。便催劍隨將下來。直到廣東羅浮雲濛山蘭若庵中。看師叔落在庵中。進禪房而去。他便也落下地。隨後走進禪房。再看師叔踪跡不見。但見禪床上平鋪一張黃紙。上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優婆夷白雲。應在蘭若庵中坐化。

往生西方淨土。白雲看了。恍如夢醒。急忙焚香對四方拜了幾拜。然後整衣上床。盤膝坐起。口唸阿彌陀佛。當聽得空中鶴鳴鳳嘯。天樂悠揚。有兩童子紅裳了髻。手持寶幢。自空而降。對白雲招了幾下。白雲遂閉目合睛。覺得自己恍恍惚惚。隨了兩童。騰空而起。原來他的魂魄。已被接引者引往淨土去了。這裏遺下臭皮囊。被小老先生發見。小老先生看他已經坐化了。又看庵中別無旁人。乃退出外面。將禪房關閉。飛身到荆紫關。告與大空等知道。講到這個蘭若庵。爲何只有白雲一人。因爲庵中是白雲叅修之處。宛然是個茅蓬。他又不食烟火。也無須人服侍。故而別無他人。作者順此一表。且說大空等聽小老先生回來所說的話。知道白雲已經回庵。而且坐化了。心中甚爲快慰。但是一連想到雪海。同是一個師兄弟。一個好好坐化。一個死於非命。未免悲歡交集。小老先生道。令師兄既經坐化了。他的遺體。應當去把他收拾了。纔是大空道。這個我想仍舊相託先生。請你停歇再去一趟。不如把他火化了。倒也乾淨。小先生道。曉得。我就再去一趟。當時小老先生又到蘭若庵。將白雲遺體用火化了。連

蘭若庵也付之一炬。成爲一片白地。在火燒蘭若之時。却見一朵白蓮花。從火光中飛出。冉冉上升雲端。終於不見。小老先生見了奇怪。飛劍起在空中。要看看究竟。等到飛上雲端一看。形蹟全無。他見沒有。也就罷了。遂飛到荆紫關。他到時。酒筵已經散了。江天柱等在書房裏談話。小老先生進了書房。告知火燒的過去。和見到的怪現象。江天柱道。這是白雲大師的化身。證明他的遺體成爲白蓮花。飛昇天上了。大空聽了。總是悲喜交集。一面謝過小老先生往返的勞苦。一面要告辭回天台而去。小老先生道。你要回天台去。我也要回四川去了。郝榮兒應道。我也要回廣西去了。江天柱挽留道。三位既在這裏。何不住上幾天。彼此盤桓幾日。大空道。橫豎諸事已了。住在此地。也沒甚事。儘可各幹各的。他年有緣。再行相敘罷。江天柱要待再挽留時。忽見侍役進來。報道。鉛山碧眼兒求見。江天柱聽了大喜。叫快請進來。大空聽說碧眼兒到。便重又坐下。要會他一面。不多歇。碧眼兒奔進書房。江天柱瞥眼見他渾身孝服。他一進門。先對江天柱俯伏地上。叩罷頭。看那邊還有大空師父。和小老先生等。遂又一一

見過禮。江天柱問道：我在上月差人到鉛山請你來，爲何直到今朝纔來？而且身披重孝，莫非令堂太夫人有了甚事？碧眼兒聽了，含淚答道：上月大人差人來的那時，正是家母臥病在家，不能離身。後來病勢日重，不幸在半月前撒手西去。乃將喪事辦理舒齊，纔由鉛山兼程來此。大人差來的人，本來先我而回，教他來覆命的。但是他走得慢，被我追上。想此時他還在路上走呢。江天柱道：原來如此。令堂太夫人果真西歸了？好個賢淑夫人。從此天下又弱一個了。大空在旁聽得他母親死了，便道：如此待我回山後，教合寺衆僧禮懺四十八天，爲你母親做番功德。碧眼兒涕泣道謝。江天柱將過去的戰事略爲說了遍。碧眼兒聽得雪海師叔死了，嘆息不已。江天柱道：今天碧眼兒到了，請大空師等再擔擱幾天。大家談談。大空道：我要走的，而且想帶碧眼兒同回天台去。因爲做道場時，必須親子拜佛。碧眼兒道：明天准與師父一同回去。今天路走得很乏力，要休息一天。請師父也擔擱一天罷。大空答應了。小老先生與祁榮兒看大空還要住一天，他們却要走了。江天柱要挽留，挽留不住，只好放行。大家送



出衙門。兩人與各人道別。揚長而去。小老先生回四川去了。郝榮兒回廣西去了。都丟開不提。到了第二天。大空帶了碧眼兒和雪海一包切灰。別了江天柱。湯德。向天台去了。他們走後。湯德也領了人馬。回潼關而去。江天柱過了幾天。接到撫台文書。獎勵他剿賊有功。已經奏報朝廷請賞。後來朝廷旨下。賚賞甚厚。着他永守荆紫關。如今丟開江天柱。再表大空和碧眼兒師徒兩人。日夜趨程。望天台奔來。這時大空沒了劍。須待重煉。便與碧眼兒一樣的。祇能陸地飛行。不能飛升大空了。兩人脚力很快。何消半月。到了天台。先將切灰拿到石樑對面山中埋好。再到寺中。衆僧侶見方丈回來了。還當已經與雪海朝過五嶽。但是不見雪海。同回。莫非已回少林。也說不定的。衆僧侶對碧眼兒大都認識的。知他是方丈徒弟。師弟兄們過來和他合十見禮。碧眼兒還過禮。大空就關照徒弟們。明天起做四十八天道場。前後殿分爲兩起。後殿爲超度碧眼兒的母親。前殿超度雪海大師。大空且將雪海如何而死的大略。告知了徒弟們。由此徒弟們知道雪海大師遇了害了。衆徒弟平素對雪海感情甚好。莫不流涕。

哀悼。到了次日。做道場之時。大家諷誦經懺。十分起勁。都願他早生淨土。永居極樂。四十八天的光陰。轉眼過去。道場完畢。碧眼兒的心理。忽而又一改變。他想爲人在世。等於一場春夢。曾經幾何時。死却不少人。像綺芬的死。計小蘭的死。母親的死。雪海的死。此中死得最可憐的。要算綺芬與雪海。最可使人悲哀的是母親。這幾個人中。計小蘭年事高了。風中殘燭。死亦其時。綺芬可不該死。母親更不該死。雪海也不該死的。然而不該死的都死了。也沒法去挽回。真是人生無常。想到這裏。覺得世事一切皆空。何必再渾渾噩噩。幹那空的事情。不如急流勇退。趁着年輕。就此剃度出家修行。來世願永生淨土。不再轉入紅塵。受一切魔劫。和那悲歡離合的苦惱。碧眼兒想定主意。決計出家。晚上先將髮辮割了。次日去見師父。表示決心。請師父爲他剃度。大空見了。當時苦苦相勸。說你年紀正輕。大可爲國家出力。朝廷效勞。做些榮宗耀祖的事業。怎可隱跡深山。效我們過那古佛青燈的生活。大空苦苦相勸。碧眼兒矢志無二。定要出家。末了說如若師父這裏不讓他出家。他到別處也要出家的。弄得大空實在

無法勸止。只得依了。爲他擇日剃度受戒。起名碧禪。從此一個英挺威武的將門之子。忽然成了法相莊嚴四大皆空的如來弟子。碧眼兒在天台苦自修持。光陰匆匆。歲月如流。忽的過去了三年。大空的劍重新煉成了一柄。記起福建少林。自從雪海死後。自己忙於煉劍。那邊有三年不會去了。不知現狀如何。待去視察一番。大空遂飛劍向少林而來。到得那裏。徒弟們接着。問起師父如何。好久不回來了。大空對衆人說了。大家聽了。個個流淚說。我們師父何等守規。怎的會死得如此悲慘。那時徒弟們既得了消息。便忙於替他做道場超度了。大空在少林住了半月。看寺中徒弟輩都是糊塗的多。對此名山寶刹。有不能住持之勢。恐將來爲別人得了去。不如派碧眼兒到來。大家不分大小的合力住持這所寺院。免得有衰墮現象。但話雖如此。必須與他們商議一度。遂將此意與衆徒弟說了。說明教碧眼兒來幫助他們住持。因爲碧眼兒內道外行。兩皆佳妙。將來於少林前途。極有益處。徒弟們對大空說的話。都不敢違背的。當時同聲贊成。歡迎他來少林共同住持。大空遂返天台。將碧眼兒帶到少林。與

衆徒相見過後。便教他在少林寺住持。大空自回天台去了。碧眼兒在少林住上半載。起初寺中僧徒對他難免有些妬嫉。碍於大空師主意。不敢顯露。後看碧眼兒年紀雖輕。其道行德性。合寺誰也及不上他。且他爲人又謙和。處理寺中事情。一舉一動。甚是得當。衆人便由妒嫉改爲欽敬了。再過了半年。便公推他做少林方丈。碧眼兒那裏肯受。他祇願追隨諸位師兄弟後面。合力整頓少林。不願總攬大權。可是衆人不由他推託。無論如何。要他接手。後來實在推辭不得。只好接手做了方丈。自他到少林以後。寺裏的名譽。一天好似一天。遠近四方。說起少林。都說是個戒律森嚴。極守清規的好叢林。方丈碧禪師的名聲。更是路人盡知。後來又都曉得他武藝超羣。四方好武的人都來拜會。也有來投拜門下。願執弟子禮的。歲月如流。碧眼兒在少林住持過二十餘年。自己相近五十了。鬚鬚也長了。他的精神。可仍不減少年時代。在這二十餘年中。也曾出門朝過五嶽。天台是一年去一趟。去拜訪師父。有一次從寧波過路。便住上幾時。到了四十八歲上。大空坐化了。此後便不年年到天台去。他在福建與

幾個樂善好施的居士。非常莫逆。開糖行的牛定庵。是他最知己的一個。那年王瑞伯驚雷墮江。落在牛定庵的糖船裏。被載到福建。牛定庵起了同病相憐之心。將他留到家中。準備過幾時。送他回寧波去。遇到牛定庵生了個孫子。大開筵席。碧眼兒是牛定庵的知己朋友。也來賀喜。不料適巧與王瑞伯同席。碧眼兒看他生相不凡。有英雄氣概。要想造就他。便將他收爲徒弟。帶往少林寺中。傳授他武藝。遇到王瑞伯聰明天賦。不到五年。便練成一身好功夫。什麼長拳短打。飛簷走壁。步水不濕履。踏雪無痕跡的功夫。都皆學就。這些功夫。你道他如何用功。纔能練成。說來真是萬人稱奇。也可見碧眼兒教人循循善誘。與現下一般教武藝者。不可同日而語。當那王瑞伯初到少林之時。碧眼兒並不教他練什麼功夫。交給一副挑水的擔兒。恰合他的身份力量。教他每天東方露白。就到大殿面前蓮池中挑水。將水挑起。傾倒在後殿旁的井中。晚上臨睡之時。也是如此。第一天規定。早上挑十擔。晚挑十擔。第二天增加幾擔。第三天再增加。往後一天增加。直增加到百擔。不但擔數增加。而且水桶扁擔也一

天大似一天。這樣的挑水。足足挑上三年。始終沒有教他練過一拳半腿。講到王瑞伯這孩子沒有忍耐功夫。要算是有大忍耐的了。你想他的目的和希望。本想來學習武藝的。怎的光教他挑水呢。挑得肩頭上。起了厚肌。足底上起了硬皮。光會挑水。有何用處。他挑到三年。看師父仍沒有半點別的代表。仍舊天天來監視他挑水。心中煩悶不過。忍無可忍。想這樣下去。還是回寧波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三回

雲中野叟不到荆紫關前解救雪海的慘死。也不到休休谷前參加講和。却來引白雲到蘭若庵中坐化。所謂知天命。識劫數。不欲自主自裁也。久無消息的碧眼兒。忽然在此處又出現了。細審其來意。對本書有重大關係。蓋結束之事。皆着落於此人身上也。大空帶碧眼兒到天台去。使碧眼兒脫身不得。定要做本書結束人的重要份子。因為他不到天台。不作和尚。不作和尚。不會到少林。不到少林。引不出王瑞伯。引不出王瑞伯。使本書有

起頭無落足。那便成爲有頭無尾的四不相了。碧眼兒收王瑞伯爲徒。却不教他練武。儘教他挑水。這是何用意。倒要看個明白。





## 第九十四回

培植根基梵宮担水

潛修拳術草屋懸圖

上回說到王瑞伯在少林寺中住上三年。看師父先教他挑水。並不教他練習拳棒刀槍。心中大疑。而且甚是灰心。打算回寧波去了。那天乘着師父在禪房中。便進房跪下。說道。弟子久離家庭。要想回去一遭。省視父母。碧眼兒聽了。明白瑞伯的意思。厭棄這挑水生活。起了退心。想回去了。遂開口說道。賢契不必多言。你的心思。我已料得。你以爲在少林毫無所學。先教你挑水。便起了退心。要想回去。可曉得教你挑水。正是教你練本領呢。王瑞伯聽了。不明白。問道。師父既這樣說。弟子倒要問聲。這挑水有什麼本領呢。碧眼兒又笑道。挑水乃是練習本領的基礎。先練了幾路拳脚。祇有一點形式姿勢。實際上毫無用處。你學會了挑水本領。猶如造屋宇打定了基礎。安礫立柱。纔始可以搭樑架棟。否則經不起一陣狂風。就要隨風倒塌。起造屋宇如此。練習武藝。也是如此。倘然不。打。定。基。礎。一。旦。遇。到。勁。敵。一。交。手。間。便。跌。出。丈。外。了。我。教。你。挑。水。不。但。可。以。打。基。礎。且。因。此。可。練。成。飛。檐。走。壁。的。本。領。王。瑞。伯。聽。了。愈。加。弄。不。明。白。碧。禪。又。

道。你既到少林。這裏我有規律定下。凡是到此練習武藝的人。不經我許可。隨便那個。都不能隨意出去。這因為恐怕功夫未到。倘然在外面栽了筋斗。不是丟了少林寺的臉麼。如今你厭棄挑水。要想出去。可不能爲你一人。破了戒規。你要曉得練武藝的人。第一要有忍耐心。第二要有堅決心。如此纔有大造就。你挑了三年水。就厭棄沉悶。一點忍耐心也沒有。可曉得三年前我有一個學生。練就功夫。教他出來了。他到這裏挑了六年水。一點不說什麼。臨時我教他不要挑了。他還很願意挑。似乎怪我不再給他多挑幾年的樣子。你想這個人。與你比較起來。相差多麼遠啊。王瑞伯一聽這話。愈說愈希奇。那裏有歡喜挑水的人。他聽了不說什麼。肚裏在默想。碧禪又道。老實對你說。不論你如何心急。要想學拳腳功夫。至少還要挑三年水。你且挑下去。自會得着好處。你讀過書的。我將前人的書句。唸一句你聽。作個勉勵。你聽了莫懷疑。王瑞伯側耳聽着。聽他說出甚話。碧禪師說道。讀書樂。這句話。你總曉得。現在應改爲挑水樂。你既這樣心急。照例要挑滿六年。可以改爲五年。你已經挑過三年。再挑二年。

便可成功。但是這二年裏。還要看你用心不用心。再定行止。王瑞伯無可如何。想再挑幾時。看有機會。不如溜之大吉便了。當時答應着願意挑下去。碧禪師歡喜道。好孩子。你肯抱定無畏精神。定了堅決苦心。不怕沒有好處得着。切勿輕視這挑水生活。要知再挑幾個月。教你不挑。你也要挑了。王瑞伯聽了。瞪了眼睛。對他呆看。一時說不出話。那天以後。王瑞伯雖照舊去挑水。但是挑水的法子。都已換了新花樣了。當初是在大殿前蓮花池中挑水。此時却教他到後園裏河中去挑了。那河中水淺得緊。深却可觀。水面離開岸。相差有二丈多高。若然面積不大。等於是口井。這樣深的河。也沒有石砌可以接足下去。祇有一條長大扶梯。有二尺開闊。踏腳的地方倒甚平穩。碧禪師教他到下面挑水。王瑞伯挑了水擔。到河邊一望。憑高臨下。看了使人膽寒。心裏想這樣深的河。沒有石砌。從扶梯上走下去。還要挑水上來。倘然一個不小心。滑了交。跌下去。還有命麼。要想不下去。碧禪師監視着。不由你不行。好在挑水的擔兒。比以前挑的小了許多。想只要走得當心些。試試看再作道理。當時硬了頭皮。慢慢下去。

挑了水上來。前幾天覺得很吃力很危險。後來過了一月。習以爲常。也不算什麼回事了。起初王瑞伯原本同碧禪師一房睡的。自從教他到園裏挑水以後。便不教他去睡。教他與一個鬍鬚和尚睡在一起。那和尚是看守後園的。他手下也管了十來個和尚。都是在園裏做那種植蔬菜菓木花草的。睡的地方是三間茅舍。裏面佈置很簡單。除了一人一張床鋪之外。其餘就是中間一隻長台。和幾條板櫬。這樣簡單的宿舍。四壁上倒貼滿了圖畫。那些圖畫。並不是什麼仕女畫。風景畫。乃是一幅幅有循有序的拳術掛畫。圖乃丹青所繪。姿勢活潑。旁邊有淺顯說明。看了一望便知。王瑞伯挑水回來。看了圖畫。一時好奇心起。依着圖畫。一拳一腿的練了起來。他生性聰明。壁上圖畫。經過三五天的練習。便都會了。稍有不準則的地方。那個鬍鬚和尚便來替他糾正。這套會後。過幾天壁上圖又都換了別幅。王瑞伯又依樣葫蘆的練習。如此練過一套。換了一套。幾個月後。已經會了十幾套拳脚了。拳脚的功夫。既然有了相當的認識。他那挑水的本領。却也大有進步了。他挑了一桶水。自己也不曉得。不知怎的。

一來。扶梯板會壞了一級。只得挑了水跨將上來。又過了一月。離開幾級的上。面。又壞了一級。這樣一級級自然的壞着。王瑞伯請師父修理。總推木匠沒有功夫。過幾天再說。如此挑到二年相近。十八級的扶梯。祇賸頭上一級。和底下。一級。中間的階級都已壞了。那王瑞伯的挑水功夫呢。到了那時。也用不着教。木匠來修理添補。只消一飛身。便到下面一級。擔了水。一飛身便到了上面一。級了。王瑞伯心裏想。現在有些本領學得了。這麼高的扶梯。挑了百來觔水。能。夠飛上飛下了。不挑水普通的城牆。也可一躍而登了。他心裏一快活。對於這。挑水的生活。起初認爲沉悶的。苦燥的。此時正有挑水之樂。樂何如的神氣了。挑水到了如此程度。拳脚的功夫。也到了六七分了。他挑水完畢。便揮拳踢腿。如此苦苦的練習。看看二年將滿。這時扶梯的下級也沒有了。沒了下級。教他。如何下去呢。不料水面上却隱隱露出了兩根木樁。不遠不近。對準扶梯下級。儘可給你下去站足。他起初下去。那木樁是要動搖的。後來木樁不會動搖。飛。身下去。立在上。面。如同磐石之穩。過了幾時。木樁會少了一根了。祇有了一根。

再過幾時。連那根也沒有了。到了這時。王瑞伯不仗木椿之力。也能到水面擔水的了。不過鞋底鞋面。要被水浸濕。碧禪師對他道。你要待鞋底不會水浸濕了。可以出少林回寧波去。王瑞伯聽了不信。問道鞋子踏在水面。怎的會不沾水呢。碧禪師道。一處不到一處迷。你在二年前。連水都不願挑。二年後看你挑起水來。很快活了。就是這個緣故。你不要心急。再挑一年水。就保你鞋底不沾水了。不但鞋底不沾水。你那拳脚功夫。也可登峯造極了。如此出少林去。任你天涯海角遊走。雖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然而也不會下風拜到如何地步了。碧眼兒聽了點點頭。心裏大不謂然。想鞋底不沾水這話。一定靠不住的。能夠如此。除非不踏到水面上。否則決無此理。王瑞伯不懂少林寺有踏雪無痕。履水無漬的功夫。當是碧禪師誑他。這也是他與少林緣盡於此。不能勉強再留的。正是會合有緣。離別有時。冥冥中早已註定。無可挽回的。這天聽了吩咐。後到了晚上。他睡在床上。想想師父教他再挑一年水。假使真的能到踏水不濕履。也無甚用處。只要能在水面飛行和站脚。是了。鞋子濕不濕。不成大問題。看

師父是不準我走。這便那處。不如私自溜出少林。到牛老丈那裏一轉。即便回寧波省視父母去。不知父母現在想他否。信已好久不通了。王瑞伯打定主意。準備出走。當晚不敢合眼。等到同室裏的和尚。和那個鬍鬚和尚睡熟了後。偷起身。望大殿前飛奔。他剛走到大殿後面。就見那邊有四個和尚。分東南西北四面站着。原來是守衛大殿的。他不敢望大殿走。望東側門而走。看那邊又有人把守着。便不敢望東走。再望西邊走。也有人守着。如此正面東西都走不通。他心中着想。聽得前天有個師兄說。從這裏望東。有條長巷。巷的中間有一個神龕。從神龕後面進去。便是地道。這條地道。可直達山門。不如從這地道裏出去。但是地道裏聽說有十八尊木羅漢。能破却木羅漢。便可出去。他想管他則甚。憑着這身功夫。難道這些木人頭還敵他不過麼。王瑞伯血氣之勇。驕矜不堪。當時便望東走去。不多歇進了長巷。果見那邊有個神龕。也看不出裏面塑的甚麼神像。便打從後面跳了進去。下了石階。看那條地道。望去甚長。裏面隱隱忽忽。點了幾盞路燈。照得地道內一路上果有許多木羅漢。但都木沉沉

不動的。王瑞伯也不在意。坦然走將過去。走到第一個木羅漢旁邊踏動了線索。那羅漢就是一拳打來。王瑞伯急忙避開。不料線索連貫的。這個羅漢打了一拳。那邊羅漢便是一腿。王瑞伯又一讓。讓過一拳一腿。算過了第一道關。竄身進去。向前再走。走不幾步。又有兩個羅漢把守着。又踏動了線索。也出來幾拳幾腳。王瑞伯又避開了。再進前去。算過了第二關。如此過去。進了第四關。到第五關上。可避不開去了。不幸的左肩膊着了一下。急想避時。右肩膊又是一下。這兩下覺得沉重異常。想望前進。第六關上的羅漢。似乎與第五關上連通的。移將過來。拳脚交加。王瑞伯不懂來者解數。欲解無從。只好倒觔斗退了出來。退到外面。覺得兩肩膊不斷疼痛。覺得有些傷了。看來這條地道。是走不出的。不如望後面而走。遂卽翻身飛過後殿。出了圍牆。如飛而奔。過去有半里路。那邊有一帶竹林。這竹有碗口粗大。密密層層。像編篾而成的一樣。向左右一看。兩處是懸崖絕壁。足有數十丈高。要想飛上去。恐怕不能。只有穿竹而過的辦法。想既然有竹林當道。就分開竹林穿身過去。當時伸臂將竹分開。鑽身



入內。邊分邊穿身進去。那竹年久。堅老異常。分開他甚是吃力。如此分了半天。纔祇分到一半。看去還有不少路。那所竹林足有半里路地大。他分到一半。因爲兩臂受了微傷。覺得力有不支。暫時休息一下。從竹林裏回頭望望寺中。外面月光之下。見得有個和尚。探頭探腦的追將過來。看那和尚不是別人。正是他師父碧禪師。王瑞伯見了大驚。不敢在竹林中逗留。急忙再向前分。用盡平生之力。心急意慌。被他穿出竹林。他不曾到過後面。以爲穿出後必是出路。那知大大使他失望。你道爲何。原來這竹林外面。是一條江塘。江塘兩邊。是懸崖絕壁。兩邊無出路。除非跳下江去。江的面積。有十里餘闊。他雖然能夠在水面踏脚。究竟沒有走過江面。不曉得有這個力量沒有。要是走到半江中。走不動了。墮下江去。豈不要遭滅頂之凶。若說不跳下江去。後面師父追到。性命休矣。這點何以呢。因爲寺中方丈室外。有幾條禁諭。寫着如有不奉師命。私逃下山。在追回時。立即處死不貸。他曉得少林寺戒律森嚴。犯了戒律。不可挽回。今天自己私逃下山。被師父追到。還有命麼。橫豎一死。不如冒個險。跳下江去。倘然

憑着我五年的苦功。運起自己提力。這提力兩字。乃是指水上飛行和那雪上踏步用的。用這種功夫。都要用提力。借自己力量。把全身提起。猶如跳高跳遠時。所用的縱力一樣的。王瑞伯想定了。要待飛身下江。忽見塘那邊有所小屋。屋上有許多瓦。他想有了這個。就膽大了。連忙過去。飛身上了小屋。取了十張瓦。再飛身落下地。先將一片瓦對江上平飛下去。那瓦便在水面上旋轉直去。說時遲。那時快。王瑞伯隨即飛身到了瓦上。乘着瓦順流過去。待到那片瓦要沉下時。再飛去一片。又隨即飛身到那片瓦上。如此隨身飛瓦。身隨瓦去。十張瓦將要飛盡。忽聽得腦後刀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四回

王瑞伯厭棄挑水生活。却也難怪他。因為挑了三年了。說他不會忍耐。總算會忍耐的了。碧禪和尚說。練武藝先要練基礎。這話不但對武藝要這樣說。就是旁的的事情。不論文的武的。都是如此。但想那躡等而求。和那不學無術的兩句話。不是古人深深告誡後人的麼。先起挑水在大殿前。三年後

換場化到後園去。而且換了個深約二丈的所在。這也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意思。不來教你練拳。壁上面却掛滿了圖。叫你自己去依樣畫葫蘆。要學少林真功。真不容易。鬍鬚和尚本領。當然不弱。但不知是碧禪何人。還是徒弟。還是朋友。殊費猜疑。王瑞伯以爲能在水面踏定了挑水功夫。是臻了上乘了。可以出寺去了。那知碧禪師還教他留住一年。使他大不願意。就引起後文私逃下山的回事。履水無漬。踏雪無痕。原來草上飛行術。這種功夫。在寧波府下出名的。除了王瑞伯之外。三十年前慈谿縣下。有個薛健偉。能在薄灰上面踏過。沒有痕跡。他的功夫。比踏雪無痕還進步。可惜他不務正業。是個飛賊。後來給官府誘獲了。庾死獄中的。



## 第九十五回 驚波浩淼江上破飛刀 玉筋縱橫眼前迎鐵彈

上回說到王瑞伯在江面隨身飛瓦。身隨瓦去。待飛到十張瓦時。忽聽得後面刀响。瑞伯大驚。急忙回頭看時。見有一把飛刀。迎面飛來。忙回手接了。纔接了一把。第二把又來了。如此一連接了十六把。兩隻手都已握滿。那知後面還有兩把來。這時想接。手內都是刀。要待拋却這些刀時。可是來者疾如閃電。使你不及拋棄接的刀。正是一把纔接。一把已到。他情急智生。一面運用提力。憑着瓦飛去。一面管那飛刀到處。無可如何。忙張開口。把那把刀用齒啣住了。刀尖這把雖啣住了。後面又有把來了。他不得已。便將所啣的刀吐將出去。把那把來的刀擊落江中。講那寺裏規律。凡是私逃出外的。接了十八把飛刀。一把不墮江。可以放你出去。墮下了一把。雖然逃過了江。還要來收拾你性命。這點爲恐本領未全。出去後防丟少林寺面子。王瑞伯不知就裏。以爲十八把飛刀都給我破了。可以放膽逃走了。不知後日還有人來尋你呢。這且暫時不表。他當時將刀拋入江中。看脚下的瓦。也要沉了。要過江面。還有一半水面。便仗着自

身提力。飛將過去。到了對岸。回頭看後面。並無一人追來。心中定了許多。遂急向前趕路。他不識途徑。不知走那裏。可回寧波。在路上問了許多人。纔給問到走路的方向。向浙江方面。心急慌忙而奔。也忘却到牛定庵家中。一走。奔了半日。已是第二天晌午。覺得肚子餓了。摸摸身邊。並無分文銀錢。他想這便那處。邊想邊走。走到三叉路上。路又不認識了。不知望那條路走。可通奉化。忽見那邊有個童子。手裏提了筐籃。迎面走來。王瑞伯立定等他。待他走到面前。上步問路。說到奉化向那條路去。童子不過十來歲。問他到奉化走那條路。瞠目不知所對。末了回道。我不曉得。要問可到那邊田中問我的父親去。說着。用手指着那邊。果有一個農夫。在田中耘艸。王瑞伯說好的。便隨了童子。走到田邊。童子叫道。爹爹飯來了。吃飯罷。又說道。有個人要問到奉化去的路呢。農夫聽得兒子喊聲。便起身走出田中。抬頭看見王瑞伯。問道。要到奉化去。就是這位大官麼。王瑞伯上前拱手答道。正是鄙人。那農夫對王瑞伯上下打量。著問道。大官從何處來。王瑞伯順口答道。從少林來。那農夫驚訝似的道。從少林來。爲何

面露驚惶之氣。敢是私逃出來的。王瑞伯聽了大驚。想這個農夫如何看得出我氣色。不知是何等樣人。便也向農夫打量。看他年歲四五十光景。生得豹頭虎目。猿臂熊腰。瑞伯知非等閑之人。但不知他爲何在過這田中生活。遂問道。老伯如何知道俺乃私逃出來的。農夫道。怎能瞞我。不但看你是私逃出來。連你有幾成功夫。都有些把握。你姓什麼。叫什麼。可告與我知道。瑞伯通了姓名。回問農夫。農夫笑道。我在此隱居了三十年。遠近都知我名字。我叫田中人。便是。王瑞伯當他是姓田的。那知是他隱名。田中人又問道。既是少林出來。寺中有個碧禪師。你可認得。瑞伯應道。此人就是敝業師。田中人聽了。又笑道。原來是老碧的高足。如此不是外人。可到舍間一坐。且此時已是晌午。前無村店。不如在舍下便飯了再走。瑞伯正在肚餓。聽了也老實不客氣。隨了田中人回家去。童子提了飯筐。隨在後面。走了半里路。到了田中人家中。見是三間茅舍。後面一帶修竹。前面有道小河。那邊有條木橋。河岸旁種了一帶楊柳。河裏有許多鵝鴨。在游泳。瑞伯四面望望。一看迎門二三里路。就有座高山。對照着。正是

門臨青山。戶對綠水。有茂林。有修竹。好個幽雅的鄉村。大可留戀終日呢。田中人讓瑞伯到裏面坐地。談了幾句。就端出菜碟。請他吃過午飯。瑞伯吃飽了。道謝。田中人道。我與令師碧禪。有一面之緣。今日王大官到此。也是有緣。你們少年英雄。前途正未可限量。但是我有一句話。要關照你。在外面須藏鋒斂鐔。切不可恃技驕矜。及好勇爭鬥。要曉得外面好手的人。多得緊呢。就是適才你見過的那個童子。你別瞧他面黃肌瘦。骨瘦如柴的。待我來叫他使些力量你看。看。也可使你腦筋中有了種影像。此後不敢大意了。否則還當是我恫嚇你呢。田中人說着。叫了聲眉兒在那裏。聽得應道。在這裏。聽聲音好似從桌子裏發出來的。不見有人。心中大奇。你道他在那裏。在那瑞伯吃飯的桌子下面。並不是蹲在桌下。乃是將小腹攝在桌子的平面上。瑞伯低頭下去。看桌下並沒有人。田中人又叫道。眉兒在那裏。聽得又應道。在這裏。那聲音仍舊從桌子裏發出來的。瑞伯不斷的望桌下看。總看不見。田中人笑道。你要尋見眉兒麼。我來與你看個明白。說罷。用兩個指頭。將桌角軋了。輕輕舉起。桌上的餚饌酒菜。平



鋪不動。那桌子舉得高高的。桌子下面的所攝的人就看見了。瑞伯心中吃驚。這個人兩指頭的勁倒不小。連桌連人。統能提起。不是容易的啊。那個攝的人也是了得。起初當他是個牧童。此時看來。本領在自己之上。這時眉兒已脫身落了地。輕輕的聲音全無。田中人也將桌子放下。教眉兒到外面獻些力量給王大官看。說罷。起身拉了瑞伯。走出門外。眉兒已先到外面。田中人指着對河一只水牛道。眉兒。你可把對河這只水牛帶過來。瑞伯聽了。以爲牽那只水牛過來。獻些功夫。心裏總防是打從這條木橋過來的。却萬想不到那牧童應了聲。曉得翻身到河邊。一躍身過了河。走近牛旁。蹲下身鑽進牛肚皮下。兩手向上一抱。把那只偌大水牛。負了起來。瑞伯看了。已是吃驚。看他負了牛。並不望橋上走。也不躍身過來。却順步走下河去。從水面一步步踏將過來。上了岸。走到田中人面前。放下牛。一躬身。施個旱地拔葱。平地飛起。如同箭發弦上。忽的一來。不知去向。田中人笑道。小孩子好嫩的臉。見了生人。怕練功夫。將來還敢到外面去麼。瑞伯已看得目定口呆。想天下之大。真有這樣能人。我看他踏上

水來。鞋底並不沾水。起初聽師父說踏水無漬的話。有些不信。如今眼見如此。怎不教人佩服。瑞伯歸心如箭。急於回家。便向田中人告別。田中人道。奉化離此尚遠。不知你出少林之時。有無盤川帶來。瑞伯道。匆匆出走。又非奉師命而來。何有盤川。田中人道。既如此。我贈你青蚨一千。做爲路上膳宿之費。說畢。回身取了來。交與瑞伯。瑞伯接了。謝了數聲。拜別田中人。預備將來再來謝他。田中人又指點了去的途徑。瑞伯便依方向急急向奉化而去。那天到了奉化大橋。看市上有家飯鋪。便進去用飯。正吃着。忽見眼前一團黑氣。撲面飛來。瑞伯眼快。急用竹筋迎上夾住。覺得份量甚重。看是什麼。乃是顆鐵彈。彈上鐫有碧禪師三字。瑞伯見了。陡的一驚。曉得師父到了。連忙放下飯碗。追出去看時。不見有人。他心驚膽怕。不敢逗留。回身付了飯鈔。出店向寧波趨程。走在路上。又不時回頭望後瞧。防師父追來。可是碧禪師一彈打不着他。估量他的本領。已可去得。便饒了他回少林去了。此後永不來與他會面。此乃緣盡於此。不是偶然的事。瑞伯一路提心吊膽。待到家門。纔始放下心。儒璋夫婦見得兒子回來。

如同飛將軍從天飛下。一種歡悅之狀。非言能表。這時瑞仲瑞和也都相見過。一家門喜溢眉宇。笑動屋瓦。大家問瑞伯過去的情形。瑞伯約略述了遍。父母聽得。又驚又喜。自此王瑞伯便在家中住下。儒璋想他久荒詩書。教他重新整理。那時儒璋在西鄉一家義塾裏教書。瑞仲瑞和也帶在身邊唸書。那天是清明節。放了假到家裏來過節了。到了次日。儒璋到鄉間去。便帶了瑞伯一同下去。這鄉間離着寧波城有四十幾里路。地名叫做白鶴山。山下有所鮑家莊。義塾設在祠堂裏。儒璋父子四人。在義塾中住下。王瑞伯除却重理詩書之外。課餘便來教兩個兄弟。瑞仲瑞和的本領。有一天晚課散後。瑞伯與瑞仲瑞和三人向田間散步。看見河岸牛車盤上所用的木椿。矗立着。他注視有頃。想這木椿深陷在土內。不知一腿能夠踢斷否。我自出少林以來。也不知腿上有多少功夫。到要試試看。想罷。就飛起一腿。撲的一聲。那根木根椿。一斷爲兩。隨勢飛去數丈。瑞伯既踢了一個。走去一段。又見一個在河岸上。講到水車盤中的木椿。在寧波鄉間河岸上。隨處可見到的。他便依照前法。也是一腿。那根木椿便

也飛去數丈。如此一路過去。被他踢去十來根。纔始盡興回去。他踢的時候。被一個牧童看見的。那牧童當時不敢與他來較量。奔回去告知種田的人家。大家得知。本想來與他講理。教他賠償。內中有一農夫說道。且慢教他賠償。因爲那人是王先生的兒子。王先生是讀書人。他的兒子也是文質彬彬的。倘然他不承認。我們當時又沒拖住他。待我來想個法子。給他些苦頭嘗嘗。衆人道。這苦頭如何給他嘗呢。那人道。有法子。你們可把已經踢斷的木樁。重新虛插在上面。諒他再來踢時。保管他踢出腿骨。衆人聽了。就依他計劃進行。到了次日。王瑞伯又到河岸旁。見了木樁。故態復萌。提起腿。又是一腿。他料不到木樁是虛設的。這一腿是着了空。用力過猛。腿骨脫了穴。撲的倒在地上。瑞仲瑞和見了。忙趕過來扶他起身。瑞伯是痛不可言。不能站立。心裏曉得上了人家的當了。在這個當兒。那邊過來一人。此人就是設法插置虛木樁的人。走近瑞伯跟前。問道。我們岸邊的木樁。何時惹了你的性氣。要將他盡情踢了。是何道理。如今不但給你些苦頭嘗嘗。還要教你賠償木樁呢。那個人說時。這邊又過來了。

許多農人一齊圍住他。教他賠償損失。瑞伯腿上痛得不得了。那裏會對答他們。瑞仲瑞和曉得老兄闖了禍了。一旁對鄉人調解。鄉人們聲勢汹汹的說道。我們曉得你父親是這裏教書先生。教書先生的兒子。如此作踐鄉人。不教書的兒子。把我們的田都要翻了。瑞仲瑞和一聽。此言不錯。倘然傳到父親耳中去。兄弟三人。都要受抱怨的。還是向鄉人求求情罷。瑞仲瑞和兩人苦苦對鄉人求情。說我哥哥不過一時高興。踢去了木樁。他是生長城中。初次到鄉間。不曉得這個東西有用處的。還當是廢木樁。這個要請諸位原諒。況且我哥哥的腿。已經踢傷了。也算受了對了。衆人聽瑞仲瑞和兩人所說的話。倒很有理。大家下了氣。說道。既是這樣。看在你們父親面上。大家爲了小小的事情。也不必吵吵鬧鬧了。我們散罷。衆人說着就散去了。却有一個農夫不曾走。那人就是虛設木樁的。他何故不走。是有道理。看他笑對着瑞伯道。你爲何不走啊。瑞伯哭喪着臉。搖搖頭。那人又笑道。年紀輕輕。怎麼不中用。看你將來是個英雄。不忍眼見你殘廢。待我爲你醫治。則個說着。那人伸手將瑞伯腿部捏了。下。王瑞

伯叫了聲哎唷。立時骨入了穴。能夠走路了。那人又笑了笑。回身就走。看他從青草地上走過。草頭不會偃倒的。王瑞伯看了。吃了驚。曉得他本領不小。不敢久留。急急回到塾中去了。原來那農人有草上飛的功夫。也如上次他遇到的那個田中人一樣的。身懷絕藝。隱居田間。瑞伯從那天吃了虧。覺得臉上無光。不肯在鄉間再住。硬要回到家中去溫習舊課去了。儒璋不知就理。拗他不過。由他去了。瑞伯別了父親。步行上城。路過接官亭。看見圍聚着一大堆人。瑞伯好奇心起。捱進身去。看個究竟。見是走江湖賣解的。有個老頭兒。赤着膊。在喊着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請大爺們幫幫忙。丟幾個錢。大爺們喝酒不醉。吃飯不飽。那老頭兒說到這裏。聽得那邊有人喊道。錢來了。看仔細。這一聲如同青天霹靂。王瑞伯聽了吃了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五回

密密層層的竹林中。虧他鑽身出來。悠悠綿長的大江。虧他飛渡過去。待聽到腦後刀鳴。再看到接連來了十八把飛刀。這幾處寫得如此風起雲湧。直

把觀者引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

田中人何許人也。記得東周列國裏的伍大夫。曾碰到一個蘆中人。這個田中人與蘆中人所遇的人。和所幹的事。雖然不同。而共爲遯跡隱居者則一也。豹頭虎目。猿臂熊腰的農夫。一望而知爲決非尋常之人。農夫如此。牧童可想而知。所謂門下無虛士。此言令人服膺。小小眉兒。能將小腹攝在桌子底面。其能耐不爲小矣。能將偌大水牛。背負踏水而過。如此牧童。其上應加一神字。瑞伯初出少林。先遇到田中人眉兒。使他心中想起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著書者善於抑遏驕氣。想見其人。必是遇事謙遜者流。試腿力。又遇到一個田中人。田中多能人。所謂英雄來草澤。高士出林下。一些不錯。





## 第九十六回 擲金錢當場傷勇士 護行船航海拜神龍

上回說到王瑞伯由鄉間上城。路經西郊接官亭。見有起賣解的。使了路拳。在索錢。忽聽得人叢中起了聲獅吼般喊聲。說聲錢來也。瑞伯吃了一驚。打算去看那人。却先見一個金錢。從那邊飛來。不偏不斜。打在赤膊老頭兒身上。那金錢拍的一聲。着在背上。頓時陷將進去。深陷肉內。老頭兒受了創。回過頭叫聲。好傢伙。要待發表言語。推出一個小姑娘來。那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生得苗條婉變。雖無沉魚落雁之色。却也可算是上駟之材。走近老頭兒身旁。伸出纖纖玉掌。先施個托天勢。運氣在掌裏。對老頭兒背撫摩一下。那個金錢便攝在玉掌中了。看老頭兒背上起了窟窿。兀是流血。小姑娘從懷中取出些金創藥敷上了。便止血止痛。當時一衆看官們兩目眈眈。看定了他。瑞伯一雙眼也着落在姑娘身上。無暇去察看發錢的人了。那姑娘將金錢攝出後。遂卽抱拳拱手。對衆人說道。俺們祖孫兩爲了本境地方連年荒歉。弄得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沒奈何投奔在外面。賣解度日。今天初到貴地。因爲人地生疏。沒去拜望那

個。可是在當場已由我的祖父說過許多抱歉話。那末諸位願意幫忙。就幫一下。不願意也隨便。何必對我祖父下毒手。要是我祖父沒有鐵背功。這個金錢。不是要打進心臟裏去麼。既然有這樣狠辣的手段。那末索性出來與姑娘較量一下。看你有多大本領。不要偷偷藏藏。沒了英雄氣概。瑞伯聽那姑娘說話伶俐。不同凡響。當時代他去尋看發金錢的人。姑娘說完話。也在對人叢中看。因爲人多。不知是那個發的。在這當兒。人叢中又起了聲獅吼。即便見衆人如潮倒般向兩邊分開。細看有一個黑面大漢。兩手左右推擁。推得左右人們紛紛分將開去。那人推開衆人。走入場中。對姑娘不問皂白。伸手想去抓他的胸部。姑娘見了。把臉一紅。喝聲狗養的。無恥賊子。照腿罷。說時遲。那時快。早已抬起玉腿。飛起金蓮。快如彈發。疾若矢穿。看他小小三寸金蓮。踢得大漢撞地跌倒。原來姑娘一腿過去。大漢要想接時。覺得分量沉重。接也不能。避也不能。被他踢在小腹之上。哎唷一聲。仰面朝天。跌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至於不能起身。不但起身不得。連口都不會開了。這一腿踢在肚經穴上。姑娘下的殺手。准

他在六個時辰內喪命。大漢倒在地。手足雖會動作。起身不得。姑娘見狀。笑了。笑。拾起地上刀槍。與那個老頭兒揚長去了。臨去之時。對大漢說。我們在城樓上住。你起來後有什麼話。儘管到那邊來說。我們少陪了。姑娘去後。衆人也有走的。也有不會走。要看那大漢起身的。但是大漢始終不能起身。手脚倒不停顫動。衆人也有說恐怕這人被姑娘踢傷的了。快些請傷科來罷。瑞伯聽了。忍不住走過去。對大漢說道。朋友。我看你外表倒是個英雄氣概。爲何行動這樣不正經。他們賣解的。是苦惱子。你有錢給他。也可不給他。他又不向你強奪。何必要同他們作對。而且存意調戲他。應該受這們一腿。懲罰懲罰你。話雖如此。看你的功夫不差。要是這們受創死了。却也可惜。我瑞伯不懂此拳。是你運氣不好。虧得我曾經練過這個。就來行個方便。救你一下便了。瑞伯對大漢自言自語了半天。大漢耳中聽得。口開不得。聽了不斷的對瑞伯點頭。哀求乞命的樣子。瑞伯便過去。伸手在他肚經穴上輕輕摩了週。又在他肚門上踢了。下。那人被踢。叫了聲。哎。嘴裏吐出口鮮血。立時躬身立起。對瑞伯打恭作揖。問。

瑞伯尊姓大名。瑞伯通了姓名。回問那人。那人答道。姓鄧。名鴻。外號鐵羅漢。瑞伯看他又黑又長。稱爲鐵羅漢。當之無愧。鄧鴻得瑞伯救了性命。當時挽他到家中一坐。說道。敝舍就在那邊。離此不遠。且到敝舍略坐。尙有話講。瑞伯看辰光還早。便答應了他。隨他走去。到了鄧鴻家中。鄧鴻教妻子殺鷄沽酒。款待瑞伯。席間鄧鴻問他道。適纔那女子所用的腿。叫什麼名稱。是那路的拳脚。足下何以知道。能夠療治。瑞伯道。實不相瞞。鄙人乃是少林寺碧禪師的徒弟。方才他施的。乃是點穴拳中的伏虎腿。專踢肚經穴上。我見他出腿。就曉得你要栽倒了。所以當時不出來相救。看你作事無禮。讓你吃些苦頭。不然。姑娘一走。我也走了。那末六個時辰之內。就沒了性命。鄧鴻聽了。揩了把汗。再離席對瑞伯跪下。願拜他爲師。瑞伯見了。急忙起身。把他攙起。說道。這個算什麼。不是對我的外功很好。不過不懂生死休傷的穴道罷了。我是個淺見寡學的人。正要求教於人。如何敢教授人呢。鄧鴻說尙然不答應。便跪着不起來。瑞伯無奈。答應

了他。鄧鴻又拜了三拜。叫聲師父。瑞伯那年是十九歲。鄧鴻是三十歲。長他一歲。少師老徒。成爲佳話。鄧鴻留瑞伯在家中住上一宵。次日送瑞伯進城。在瑞伯家中住上幾天。此後與瑞伯時常往返。甚是親熱。歲月如流。瑞伯自回家後。匆匆已有三年。儒璋教他去應文試。進場幾次。都遭紅勒帛。名在孫山之外。儒璋看了。大失所望。準備教他去應武考。但是不熟弓馬。尙待練習。弄得文旣不成。武又不就。瑞伯自己想想。也覺慚愧。這天在書房看了卷漢書。一時心中煩悶。坐不定身。想到外面走走。遂卽對母親說了句。踱出家門。邁步行去。瑞伯的家中。是在寧波城裏甘溪潭。他信步行來。看看街上店鋪。和路上行人。不多幾時。已到東渡門口。看那邊過來一人。乃是他家鄉鄰。過來與瑞伯打招呼。瑞伯問他此時何往。那人道。到靈橋門外天后宮裏看戲去。問瑞伯到那裏去。瑞伯道。坐在家中納悶。到外面散步。並無目的。那人道。如此與我一同看戲去如何。瑞伯想本處的戲。是從十二三歲上。與父親到城隍廟裏看過戲。到現在五六年不看了。便去看看。也可解解悶。遂隨了那人出東門而來。走在路上。那人

對瑞伯道。天后宮戲可去看。有一件事使人動氣。瑞伯問他何事。那人道。這所天后宮。被一班不務正業的福建人盤據了。他們不知存了何種心思。同是黃種人。却起了種鄙視寧波人的心意。遇到天后宮演戲的日期。三道宮門上。每門有個人守着。將腳踏在門上。凡是進去看戲的人。必須從他胯下過去。否則休想進內。瑞伯聽了。便不服氣道。酌神演戲。原是與人同樂的。大家可以看。那裏這樣蠻理。難道寧波人願意在他胯下過去。沒人反對麼。那人道。反對的當然有。可是奈何他不得。因為守門的人。都是勇猛得狠。要是觸犯了他。誰經得起他一頓老拳。保管你骨斷筋折。瑞伯道。那末官府方面。難道不來干涉麼。那人道。這些小事。戲又不是天天演的。官府也管不了許多。今天我們去看戲。也須從他胯下進去。聽說你曾經到少林學過拳的。不錯。但是他們人多。你去寡不敵衆。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平平安安的打從胯下過去。今天的戲班甚好。所以我願意鑽進胯下。一看戲劇。你可隨我進去。切莫與他們爭吵。瑞伯聽到此處。無名火早已升高千丈。口裏答應着。好好。我不同他們吵。進去就是了。他

們說着。已到天后宮門前。聽得宮內鼓聲鑼聲。震天動地。曉得裏面在演戲了。瑞伯抬頭望宮門一打量。果見有三個長大壯漢。一人一門。把三道宮門守着。高抬着腿。橫攔在門上。有許多沒智識的人。他們真有效法漢時韓信從胯下鑽過去的。講到韓信的忍辱。是有大志願蓄着的。他們的忍辱。完全是爲的悅片刻耳目而已。瑞伯看了。又好氣。又好笑。想我們寧波人。真這們懦弱。給福建人欺侮到如此地步。會沒一個人出來說話。他正想着。見得同來的鄰人。一把拉了瑞伯。要與他同進跨下去。瑞伯大怒。一撒手。早將鄰人撇得遠遠地。幾乎跌倒。鄰人大驚。看不出他文質彬彬的人。有這們大力氣。正在發呆。看瑞伯已踏上正中門階。對福建人說道。朋友。識相些。戲是大家可看的。你何故如此強霸。快把腿落下。否則休怪少爺發火。守門的聽了。認爲從攔門以來。第一次聽到的話。想道。你要發火麼。看你發出怎麼樣的火來。便當作沒聽見。交叉了兩手。翻白了雙眼。攔着門。對瑞伯瞪瞪眼。瑞伯當作不見。踏上一步。兩指輕輕在那人腿上打了下。聽得哎唷一聲。這個把守門上的人。左腿被瑞伯兩指打

斷痛倒地。與瑞伯同去的鄰人嚇得往後退去。遠遠地站定。看他如何了結。那人被瑞伯打倒後。驚動左右兩門把守的人。奔過來看自己人被瑞伯打倒了。心中大怒。兩人不問皂白。對瑞伯揮拳便打。瑞伯略一施展手足。早將兩人打得頭破血流。跌出丈外。瑞伯將兩人打倒後。大踏步進了天后宮。打倒的人爬起身。將打傷的扶了進去。喊一聲衆弟兄。不好啦。自家人給人打傷了。大家來幫助啊。兩人一喊。立時奔來許多人。一問情由。先將受傷的送到外面醫治。聞打的人進內去了。便教把門關上。不要給他跑了。我們非打死他不可。當時喊了聲。立時把門關起。與瑞伯同來的鄰人看門關起了。不免着了慌。跑回家去。告訴他家中去了。福建人既將宮門關後。遂即大聲喊打。一片喊打之聲。同不要放走了那人。裏面看戲的和演戲的得了消息。說道。把門的福建人被一個少年打斷了腿。那少年闖進宮裏。與福建人爲難來了。福建人就關起大門。預備一場大戰。他們打起來。別弄得玉石不分。那是自討苦吃。當時一陣大亂。那福建人果然不講道理。聽說把門的被寧波人打傷了。多有不曾看見怎樣。



的人打的。便不問情由。凡是看戲的寧波人。都是他們的仇敵了。連喊打寧波人。這一來。看戲的都着了慌。曉得天后宮裏。有不少強暴凶戾的福建人。而最著名的。便是金大禿子。大禿子那天在後宮與幾個同道喝酒。忽見手下來報說道。今天福建人丟了臉了。竟被寧波人打斷了腿骨了。那人說罷。隨後就見抬進一個傷人。大禿子用手一摸腿骨。痛得他殺豬般喊叫。大禿子看腿骨果然斷了。問那個打的。衆人道。是個後生打的。（後生是寧波人青年別名）又問那個人呢。各人道。闖進宮中來了。大禿子道。如此可把宮門關起。別放他走。他既有這們辣手。可把全宮的人都叫集了。全力對付他。非把他打斷筋骨。不放手。他出去。講到大禿子的本領。倒也不弱。他曉得守門的那人。着實來得如何。會給他打斷腿呢。卽此便可見到那後生本領不小。輕易不好對付。必得叫集合宮之人。關起了宮門。與他鏖戰一場。大禿子又吩咐將傷的暫時在後面醫治。自己結束停當。帶了數十個徒弟。奔到前殿來。待他到前殿之時。殿前看戲的和演戲的都已從後門逃出。是非場去了。但見殿前立着一個文質彬彬的少

年。那少年背叉着手。很自然的在賞鑒殿前的龍柱。天后宮大殿上有兩根最大的龍柱。雕琢工程的精細。就現代意大利一切的雕刻物。比得上的很少。聽說這兩根龍柱。是從福建運來的。當時路經外海。忽然風浪滔天。船將傾覆。船上的人。不知所措。都伏在艙中。不敢仰視。直待風平浪靜。起來看時。運來的兩根龍柱。一根却不翼而飛。於是衆議紛紛。有謂乘雲飛昇的。有謂海龍王攝去。建造龍宮去的。衆人誰都妄猜。然而失却龍柱。畢真是件怪事。龍柱既少。其一待到了寧波教寧波石匠。依樣再雕了一根。費了三年的工程。纔始成功。更換石柱至數十根之多。成功後。又不能與運來的媲美。因爲一個是看去鱗甲生動。鬚目畢張。要乘風雲飛去似的。一個是斷鬚缺爪。奄奄無生氣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六回

能將一個金錢擲陷背上。其功夫亦足驚人。小姑娘運氣掌中。將金錢攝了出來。功夫更是不弱。點傷了鄧鴻。祖孫兩人揚長自去。衆人並不去攔。

阻他。可見得鄧鴻禍由自召。旁人不爲抱屈。由他們去。可見得公理難滅。強暴自敗。瑞伯救鄧鴻。由於一時熱心。後來鄧鴻解了瑞伯的圍。就是以恩報德。福建人在寧波橫行無忌。官府側目。不加過問。以致釀成王瑞伯之大打出手。王瑞伯用兩指對守門腿上輕輕一下。就打斷了那人腿骨。可知功夫已是不弱。看戲的只會看演戲的假相打。看了拍手跳足。連聲喊打得好。待到關起宮門真打了。不但看戲的不願看。連那慣演相打的優伶也逃得精光。豈非笑話。



## 第九十七回 石龍柱顯靈援海舶 田螺精奮勇戰英雄

上回說到寧波天后宮中。有兩根石龍柱。一根是福建運來的。一根是寧波琢成的。福建運來的。立在左首。寧波琢成的。立在右首。右首的。碌碌無聞。左首的。常有靈驗著出。據航海的說。他常常在海外現身保護受風待沉的船隻。起初蒙救的。當是海裏的龍。後來等到傳說出來。說道天后宮殿裏。左首的龍柱。他又不經着風雨。如何龍身上不時會十分潮濕。好似浸過水的。就是有人潑水上去。不會柱上不濕。光濕了龍身的。還有希奇的地方。龍鱗上。時常有海草和海苔一類的東西。附粘着。有這許多奇異的地方。後來大家意會到明白來往福建寧波的船隻。是時常受他保護的。龍的奇異。確否且不去管他。要回叙那金大禿子。帶領了一班打手。奔出前殿。看有個後生。正在看龍。又見四面。遠遠的站着了許多自己人。在吶喊着。但都不敢近前。金大禿子見狀大怒。一縱身躍到少年面前。喝問道。你是何人。這們大膽。打壞了我徒弟。還敢闖進宮中。快跪下來受死。那少年正是王瑞伯。他自闖進宮門後。一直望裏奔入。到了大殿。

前聽得人聲鼎沸。霎時戲停演了。一片喊打之聲。驚得看戲的和演戲的逃得無踪無影。獨賸了王瑞伯。那時福建人四面包圍攔來。喊着不要放走了他。瑞伯見了。並不在意。背叉着手。坦然的賞鑑石龍。他看左首那條龍活靈活現。好像要脫柱飛去的。右首那根可不大出色。他管他賞鑑着。福建人鑒於方才那個被他打斷腿骨的厲害。一時都不敢近前。儘在四面喊着打。等到金大禿子出來。衆人又圍得近些。瑞伯仍不在意。直待禿子躍到面前。開口罵他。他纔發起火來。回罵道。賊鬍鬚。敢出口傷人。看拳。瑞伯罵罷。搶步上前。施個一葦渡江。這手乃是少林寺。子門拳中。虎拳裏的。一手殺手。少林拳傳播四海。有龍拳虎拳。蛇拳猴拳。各種名稱。大都除却曉得這些名稱之外。對於那子丑寅卯十二門全拳。多有不曉得的。這十二門中各有龍虎蛇猴等別名。王瑞伯用的虎拳。乃是子門拳中的一種。厲害無比。那子門拳。乃是護山法拳。絕少外傳。外傳的多是午門以下的拳。午門以上的。傳在外間。也是少數。瑞伯得了子門拳中。虎拳之祕。這手一葦渡江。向金大禿子攻入。禿子不及提防。且又不識這手解數。

一個不經意。難以避讓。頂門上被瑞伯着實地打了一拳。打得他額角頭上冒火。仰面朝天。跌倒地上。虧得金大禿子有鐵頭功。否則連腦壳都給他打碎了。禿子一倒地。他的徒弟們。大起驚慌。想師父尚且不堪他一擊。何況是我們。但是師父倒了。徒弟不拚命上前。這話總說不過去。寧使被他打死。決不肯放他過去。這一來。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的了。禿子的徒弟們。個個如此着想。等到禿子一躬身起來時。徒弟們早已蜂擁上前。你一拳。我一拳。將瑞伯當作目的物。狠命進攻。瑞伯功夫雖然不差。倒底人多手衆。顧此失彼。加之禿子起身後。又衝進圍來。要報一拳之仇。覷個空。施個分花撲蝶。對瑞伯頂門上也是一拳。瑞伯眼快。忙施個烟鎖池塘柳。閃過來拳。遂即變了解數。叫做雷門槌天鼓。對禿子左右太陽穴攻入。這手又是子門虎拳中的殺手。禿子吃過苦頭。處處留神。這手雖然避得快。但是來拳像奇兵突出。左太陽不曾打着。右太陽却避不開。已着一拳。打得他頭暈腦脹。昏天黑地。銃銃跌跌開去。禿子見他如此厲害。一面教徒弟圍住了。不要放他逃走。自己急急穿出後門。如飛的奔到濱江。

廟裏去請他的師父田龍去了。那田龍是福建莆田人。本領高強。生得魁梧長大。渾身如鐵。刀槍砍刺不入。人家題他綽號叫鐵螺精。鐵螺精田龍。這天正在廟後草地上。教徒衆們練拳。忽見金大禿子。慌慌張張。奔了進來。見了田龍。撲通跪下。連喊師父救我。田龍大驚。忙問所以。禿子道。今天不知何處。來了一人。在俺們天后宮中。大施威武。打傷了守門的人。弟子與他論理。被他打倒兩次。現在宮中尋人亂打。快請師父前去。把那人捉住。碎屍萬段。以消心頭之恨。田龍聽了。說聲有這們事。待我去看來。是那條路上的人。禿子遂在前帶路。田龍領了一班徒弟。望天后宮而來。濱江廟離天后宮甚近。不多時。已進了後門。到大殿前。見得一個後生在東西亂打。看徒孫們。被打得落花流水。滿地是血。田龍一想。這個還了得。遂把衣袖一擦。一個箭步。縱到瑞伯身前。喝聲小畜生。看拳。那田龍自幼在外。闖浪江湖。會過不少名家好手。對於各派各門的拳藝。多半領略過。今天對瑞伯出手開拳。先施了虎爪挖心。那虎爪挖心。是達摩拳法中的精華。要是不懂這個解數。遇到了他。被他點在心肺穴上。立刻要吐血而



死。田龍用此毒手。因看瑞伯傷了許多人。打算報復一下的。那知瑞伯懂得這個解數。他想這種解數。乃是少林寺中。家常便飯。有什麼希奇。這是達摩點穴拳中的虎爪挖心手。拳是了。待我用西子捧心法。解了他。當時收集兩手。向胸前成了交叉形。待他拳到。疾然分開。解去來手。隨着進步飛腿。施了個蜻蜓點水。一脚向他陰囊踢入。田龍萬想不到。這虎爪挖心手。會被他破了。心中吃驚。以後看他用蜻蜓點水手過來。急忙施了個連環跨步。閃了開去。瑞伯見他閃開了。忙又進身。施個不二法門。這一下。是子門拳中的最厲害的。稱爲無遮手。敵人無可遮欄的。田龍不悉解數。看他分開雙手。胸前空虛。想渾拳攻入。不料他早已變化。看他雙手如同輪轉風馳般。劈入田龍左右耳門穴。田龍大驚。省得上了當了。要待閃避時。那裏來得及。左右耳門。都被劈了。下虧得他有鐵布衫功夫。勉強尙可支持。但覺腦裏一陣震盪。打了個昏。要是這手給金大禿子嘗着。保管他沒了命。田龍吃了這下虧。心中發慌。想看不出那廝。如此手段。這便那處。一想有了。他本領雖好。終究只有一個人。我們人多。用車輪戰法。不教

他逃走。待他力盡之時。不是束手就縛麼。田龍想定。喝令徒弟們。一齊上前作戰。自己退在旁邊。讓幾十個徒弟圍住了瑞伯。拚命作戰。當時雖有幾個。給瑞伯打倒了。但是人多。此仆彼起。前退後進。弄得他忙於應付。那田龍幾十個徒弟。本領雖然平平。大多都有鐵布衫功夫的。有了這個功夫。任你拳打脚踢。他不大覺得疼痛。瑞伯與他們對戰多時。看他們團團圍住。像車輪似的戰着。猛然想到。這是車輪戰法啊。他們打算播乏了我。使我束手就縛的。是了。我得想個法子。應付他們。纔是一面戰着。一面想方法。瑞伯是初生犢兒。不畏虎的眼。前雖有這許多人圍着。並不放在他心上。如此迤邐戰將下去。戰到日落西山。月升海角。他們好替換的。十個一批替換着。吃了飯。再與瑞伯來戰。瑞伯是始終餓了肚。但是心火提起了。一時倒也不覺得。儘管一脚一拳的打。田龍吩咐殿上殿下。點起燈燭。預備夜戰一場。瑞伯想他們圍住了我。一定想把我擒住。這那裏能夠。我要是今天不打算把他們打出天后宮。隔天再來打時。那末只消一縱身。上了屋。走回家去。吃飽飯。明天再來。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寧波人。

到底沒用。逃走了。要被他們看輕的。還是戰將下去。把飢肚暫時忍着。等他們吃飽了飯。打死他們幾個。教他們死後。做個飽肚鬼。瑞伯又見田龍與金大禿子等在殿東廂房樓上。憑欄飲酒。猜拳喝令。邊飲酒邊教徒弟們打。瑞伯見了。心中大怒。想你們以爲坐在上面。我上來不得了麼。等着看你家少爺給些顏色。你看。瑞伯左右一望。看那邊有尊小神像。他便分開一條路。縱身過去。將那尊小神像。提在手中。衆徒弟見了。當他用小神像擲將過來。都留心防着。看他却不就擲。穿身到東廂房樓下。雙脚一點。呼的一聲。飛上了樓。立在樓欄上。把尊小神像。對准田龍劈面一下。順便一脚。將他們抬子踢開。嘩喇喇一聲。都傾翻在地上。順便一脚。把金大禿子踢了一交。望後翻身落了場。再與衆人廝打。上面田龍不防瑞伯。有飛檐走壁功夫。一個冷不防。被他用小神像投在頂門上。跌倒地上了。泥像碰得粉碎。冒了一頭泥土。桌子翻了。酒菜倒了滿地。燈也滅了。忙與金大禿子下樓。來向瑞伯拚命。田龍與金大禿子都不會飛行的。瑞伯看他們從樓梯裏下來。覺得他們都是飯桶。只會些死功夫。如此待我將

那些燈火都撲滅了。與他們渾戰一場。使他們不分玉石。自相殘殺。我也得乘空偷閒。休息休息。瑞伯想罷。飛過去。先將殿上幾盞燈撲滅了。再將各處的燈一齊撲滅。個個燈火滅熄。立時成爲黑暗世界。大家不知瑞伯在那裏。一陣亂打。自打自。打傷了不少人。瑞伯呢。却趁此時。縱身上了屋。坐在屋上。抬頭看重重黑雲。把月光遮起。害得大地上如同墨漆。等到下面燈點起了。這纔飛身下去。捱入人叢裏。喊聲俺王瑞伯在這裏。衆人聽得。都一齊撲奔他。他心中暗好笑。看有不少人打得面青目腫。鼻血淋漓的。他們打了自己人。還當打着瑞伯。扭牢了狠命的打。故而打得如此模樣。瑞伯心中明白。但是他們還不省得。當是被瑞伯打傷的。不知他坐在屋上。當瓦上將軍作壁上觀呢。燈火明後。瑞伯又與他們戰了些時。照前法泡製。再飛身將各處燈火撲滅了。又成爲黑暗世界。再飛身到屋上面坐着了。看他們自打自。這樣的整整鬧了一夜。瑞伯覺得腹中飢餓。有些接不上力了。但又不甘示弱。不願逃走。依舊與他們接戰。這一夜被他打傷的。和自相殘殺的。傷了一大半人。他們傷雖傷。從後門增加進來。

的生力軍甚多。瑞伯始終是一個人。沒有外人進來幫忙。如何打得退。這一夜天過去。寧波城裏合城的人都曉得有個王瑞伯。在打天后宮。要打退這橫蠻無理欺侮寧波人的福建人了。有的曉得王瑞伯被他們關在裏面。打了半天一夜了。門也不見開。人也不見出來。不知裏面打得如何樣了。於是街談巷議。傳說紛紛。尤其是王瑞伯的家中。他母親在家得了鄰人的報告。知道兒子在天后宮裏與福建人廝打。聽了大驚。仍託鄰人到天后宮前探聽消息。自己在家中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鄰人在宮前。有人問了他。說其所以。大家便曉得進去與福建人相打的那人。叫王瑞伯。這王瑞伯三字。不多歇。就傳遍了全城。瑞伯的母親。在家中候了半天一夜。到了次日黎明。還不見瑞伯回家。等候不住。也奔到天后宮前來盼望。到了宮前。不見鄰人。原來他等到半夜。不見瑞伯出來。等得疲倦。回家睡去了。當時鄰人不見。却見遠遠地飛也似的奔來一人。看那人不是別人。乃是瑞伯的徒弟鐵羅漢鄧鴻。看他手中端了盤糯米糰。如飛的過了面前。要待喊住他時。却早已飛身上了宮牆。竄入了裏面去了。你

道那鄧鴻從何而來。他昨天在東鄉鄉間。親戚家裏。晚上有個人。從城中下鄉。說起天后宮裏。福建人與王瑞伯相打。關起了門。打得昏天胡地呢。鄧鴻聽了。心頭一急。曉得天后宮裏。福建人。不是好惹的。恐怕瑞伯。寡不敵衆。急忙連夜上城。趕到天明。到了江東七塔寺前。他心急慌忙。可巧迎面挑來担荳乳漿。那擔荳乳漿。要挑到近鄉那邊去賣的。鄧鴻一個不經意。與他迎面一撞。及待覺着要避時。已是不及。嘩喇喇一聲。竟將荳乳漿擔衝翻。連那個人。都給他衝倒地上。鄧鴻見闖了禍了。急欲拔步走時。那人已起來了。將鄧鴻一把拉住。罵道。瞎眼的。你走路不帶眼睛麼。把我的擔子衝翻了。快給我賠償了。不然休想走路。鄧鴻心中有事。被他拉住了。走路不得。便勃然大怒。一擺手。將他推倒地上。罵聲不識好歹的小子。你家大爺有事。敢來阻擋。衝翻了你擔子。要賠錢。下午到西門外接官亭後面。鄧家來算是了。說着。拔步又要走了。忽聽得左右有多人。喝道。不講理的醜漢。不要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七回

一條石龍。寫得活靈活現。看夫好似從紙面飛出。令人稱奇。有人謂石龍之事。或係神話一類。不成事實。但評者記起畫龍點睛。能乘風雷破壁飛去的故事。則又似確有其事。本回中有條石龍。有個田螺。從這一龍一螺身上迴想到第一集第一回上的天龍海螺。似遙相呼應。承先起後而作。本書將要結束時之一陣熱鬧。作者用心如此。不管龍螺虛實。可謂煞費苦心者矣。一葦渡江。不二法門。煙鎖池塘柳。雷門槌天鼓。分花撲蝶。這幾手拳名。與其他武俠小說中所寫的獅子大開口。老虎奔山頭。或者用丹鳳朝陽。白蛇吐信。這些名稱的雅俗之分。真有天壤高下的相差啊。作者乃少林寺高僧企岳上人的徒弟。得少林寺十二門拳中子門拳的祕傳。所以對少林寺各拳名稱。什麼龍拳、虎拳、蛇拳、猴拳。歷歷寫來。如數家珍。





## 第九十八回 吐斷石礫雷霆驚咳唾 銷除辱點威望鎮鄉閭

上回說到鄧鴻因爲聽得師父王瑞伯被福建人困在天后宮中。急急忙忙。從鄉間趕上城來。奔到江東七塔寺前。爲的心急意慌。無意中誤衝了荳乳漿擔。與挑擔的爭執起來。當時驚動了過路的人。旁人不明真相。看小販可憐。見那人橫蠻。都喊了聲。不要放他走。非叫他賠償了事。不可。否則你一人打他不過。我們來幫你的忙。鄧鴻聽衆人都要打他了。他雖不放在心上。然而沒閑功夫。與他們瞎纏。猛回頭。看得寺前有七座石塔。那石塔高約二丈。重可千觔。鄧鴻見了。計上心頭。連說你們都要與我打麼。好好。大家比個高低。又說道。我手中拿的那個包裹。沒處去放。待我把他安頓好了。再與你們打。他說着。走到石塔旁。將石塔輕輕抬起。把包裹向塔底裏塞進。這纔回轉身來。尋衆人打架。看衆人時。已逃得一個也不見了。連那買荳乳漿的也挑了擔。逃開了。鄧鴻笑了笑。曉得他們看見他把千來觔重的石塔。給抬起了。普通的人。還經得起他一拳一脚麼。故而逃得一個不留了。鄧鴻拿出包裹。再向前飛奔。奔過一家點心鋪。

前。忽然想到師父。要是尙在宮裏。與人家打。一定還不會吃飯。不如買一籠糯米糰去。但是無暇會鈔。也無暇多講。看那座鋪裏有一籠熱的糯米糰。放在灶上。他便不問情由。踏進門。將那個包裹。向櫃上放下。順手取過一籠糯米糰。撥轉身。說聲停歇來算賬。早已飛步去了。店中人要待拉住他時。那裏來得及。好在有個包裹放着。當時打開看來。見有許多衣服。店中人放了心。便由他去了。且說鄧鴻。端了點心。如飛奔去。到了天后宮前。沿途聽人傳說。王瑞伯打天后宮。打了半日一夜。還未出來。鄧鴻聽了。更加着急。急於飛身進宮。不見太師母立在那邊。當時飛身上了宮牆。望下一看。見得宮殿前。有幾十個人。在混戰。仔細看時。師父王瑞伯。在聲東擊西。亂擊衆人。鄧鴻看他有些鬆懈。防他失手。想下去助戰。看他們人多。恐有不敵。想得一策。高聲叫道。徒弟王瑞伯聽了。師父鄧鴻在此。你可上來休歇一下。吃些點心。再與他們作戰。鄧鴻說話。聲若巨雷。開口出言。早驚動了下面相打的人。一個個不期而然。抬頭上看。見得屋上立着個身高丈外的黑面大漢。那大漢自稱爲王瑞伯的師父。叫他上去吃些點

心再來作戰。衆人心中暗想：不好了。這個王瑞伯有個師父來了。王瑞伯與我們打了半日一夜。打他不走。還給他打傷了許多人。金大禿子看了。更是吃驚。他想今天風色不好。我家師父打不過王瑞伯。何況王瑞伯的師父到了。要是他下來。我們還有性命麼。金大禿子在這樣想。田龍也在這樣想。王瑞伯呢。正在交戰中。聽得上面有人喊道。師父到了。當時聽得吃了驚。誤會是碧禪師到此。及待抬頭看時。一呆。想道：原來是這廝。他來了。竟敢冒充我的師父。繼而一想。是了。他看我寡不敵衆。恐防失利。故而用此種計策。打算嚇退他們。如此就將計就計。省得累戰下去。王瑞伯是聰明人。想定主意。便高聲叫道。師父來了麼。我與他們相持半日一夜了。這些人都是無用之輩。他們倚仗人多。想以多取勝。被我打傷了不少。却是頑不畏死。不肯退去。王瑞伯說到這裏。本想飛身上去。吃些點心。聽得鄧鴻喊道。徒弟看仔細。點心來了。說着。便將糯米糰對王瑞伯迎面擲去。瑞伯見得一團亮晶晶的東西。當面飛來。曉得是點心來了。忙張開口。一口吞了下去。瑞伯這樣的吞着。上面不斷的擲將下來。瑞伯打了一

夜多打得精疲力盡。加之腹內飢餓。覺得相持不下去。此時來了鄧鴻。遙爲聲援。又加着點心的充飢。頓時精神百倍。如龍如虎。如火如荼的。與他們激戰起來。論理。瑞伯可以取勝。打退他們。却又不能。因爲天亮後。又有許多福建人。得了消息。趕來幫忙。一共來了十幾個。都是精通拳棒的拳教師。他們平地添了枝生力軍。瑞伯雖勇。那裏敵得過。鄧鴻在上面看得明白。想這便那處。連忙轉念。得了一策。又高喊道。徒弟聽了。這班沒用的東西。你何必同他們多纏。快快上來。待爲師的。顯些小功夫。給他們看看。保管他們見了喪膽。瑞伯聽上面如此說法。知道他別有妙計。想出了。不如到上面坐坐。再講。便喝了聲。少陪了。雙脚一點。上了大殿。下面後進來的十幾個拳師。內中有幾個好手。也能飛檐走壁的。看他脫身想逃。打將飛上追趕。鄧鴻又發言道。你們且慢上來。聽我幾句話。我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打不過人。情願被人家打死。不肯逃走的。你們這班沒廉恥的。倚仗着人多。打我徒弟。可曉得我徒弟。不是好惹的。他與你們打了半日一夜。毫髮未傷。你們竟被他打傷了無數。就此看來。你們那個是他的。

對手。他有來無形。去無踪的功夫。要走。早就走了。所以不走的緣故。因爲抱定主意。今天非把你們打出天后宮不可。他的意思是這樣。依我想來。有些不妥。爲何呢。我們是寧波人。你們是福建人。福建人到這裏來。總算是賓。雖然你們有強賓壓主的行爲。現在格外放寬度量。不作計較。但與你們訂個條件。依了便罷。不依時。大家再戰一場。看是誰勝誰負。再定辦法。金大禿子聽了。暗想王瑞伯果然厲害。聽他師父說話。又是十分強硬。現在一個王瑞伯對付不了。倘然他師父也來加入。那更棘手。不如聽他講講條件看。講妥了。更好。講不妥時。再作計較。金大禿子與田龍一商量。田龍道如此。問他條件是那樁。金大禿子開口問道。黑炭頭。你不要耀武揚威。我們與你們近日無怨。遠日無仇。昨天你徒弟好端端進來尋事。打傷了看門的人。故而將他圍住。本來非打死他不足消恨。現在看你黑炭頭面上。就與你講個條件。可快把條件說出聽聽。否則你們休想逃走。鄧鴻笑道。我的條件。說出了。你們總會答應的。你們且聽了。我先要問你們一句。那邊戲台台柱下的礮礎。是什麼的。金大禿子應道。是石的啊。

鄧鴻道。既是石的。待我吐口礮。將那塊石礮。打成二塊。打開了。限你們在一個時辰以內。一律退出天后宮。不許你們在這裏再有欺侮寧波人的行爲。要是。一口痰。打不開這石礮。便將王瑞伯交與你們。任你們去處置。要殺也行。要埋也行。鄧鴻說這話時。王瑞伯聽了一呆。想天下那有這樣事。一口痰。如何打得開偌大的石礮。別在戲弄我呢。但是不信。他如何會戲弄我。且看他怎樣吐法。那下面金大禿子和田龍聽了。面面相覷了。下。田龍對金大禿子道。徒弟。我想。一口痰。那裏打得開這塊石礮。一定是他吹法螺。想嚇退我們。你就答應了他。看他能不能。不能時。我們不放他逃走。金大禿子聽說。不錯。口裏的痰。又不是鐵彈。如何打得開石塊。一定是吹牛。便高聲應道。黑炭頭。你別大言欺人。我們就答應了你。快快吐給我們看。要是打不開。你們休想活命。鄧鴻笑道。今天是拳脚相見。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候。還有吹法螺開玩笑的功夫麼。不過打開了石礮。倘然你們不肯退出天后宮。便怎樣。下面金大禿子和田龍應道。打開了。不走。便算不了好漢。也再不在寧波混飯吃了。鄧鴻說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

駟不及舌。你們且看個仔細。看我打開那個石礮。鄧鴻說着。就咳嗽一聲。衆人聽了咳嗽聲。一齊注目到石礮上去。看他說話。驗也不驗。王瑞伯心中有些不信。也對着下面石礮看。聽他呸的一聲。接着下面砰的一響。如同炸藥爆裂。這個石礮立時一分爲兩。王瑞伯看了。伸伸舌頭。下面看的人。嚇得望後退。金大禿子和田龍一班人。想不到寧波府下。真有這們大能耐的人。一口痰。能把石礮打破。他的拳脚之下。當着的。還有性命麼。俗語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不如退出天后宮。再圖報復。金大禿子對鄧鴻拱拱手道。好好。我們領教了。隔日再見。當時呼嘯一聲。與田龍等。一窠蜂退出天后宮去了。鄧鴻與瑞伯跳下了殿。先到前面。把宮門開了。這時外面看的人。如潮湧般。捱滿了道路。官府方面。也有兵派來彈壓。却不敢進後門來干涉相打的事。於此可見福建人。當時在寧波的專橫。宮門開後。大家看裏面不見多人。只有一個黑炭頭。和一個白面少年。其時王瑞伯回寧波不久。人家都不認識他。這個鄧鴻。有些人倒認識的。門雖然開了。人可一個也不敢進來。鄧鴻看外面人這們多。便提高喉嚨。對大衆說。

道。諸位父老兄弟們聽了。這天后宮被福建幫的無賴們霸佔了。侮辱我們寧波人。早爲我們切齒痛恨的。又指着瑞伯說道。這位是我的師父王瑞伯。他新從少林回來。學得了出類拔萃的本領。聽得福建幫中無賴之徒的不法行爲。特地過來。打進宮門。費了半日一夜的精力。將他們打出天后宮。當時訂下條件。不准他們再來霸佔。此後你們進內看戲。可以免去袴下之辱了。鄧鴻宣言未畢。一衆人聽得。那個不歡忻鼓舞。額手慶幸。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立時哄傳寧波府下。城裏城外。統曉得天后宮的袴下之辱。被王瑞伯取消了。那個不說王瑞伯是俠義好漢。本領高強。這且不表。且說當時瑞伯的母親。見瑞伯與鄧鴻開門出來了。把心中石頭放下。拉了瑞伯回家而去。在途抱怨他幾句。說他不該這樣胆大。一個人深入重地。倘有不測。將如之何。瑞伯笑了笑。說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除之。這班無賴小人。若不經此一打。甯波人的袴下之辱。何日能去。鄧鴻道。師父滿腔熱血。慣打不平。今天打退了福建人。那個不欽佩。瑞伯謙道。這個都是你相助之力。要不然。不但不能成功。反而留作笑柄。說我王瑞



伯沒能耐。打不退他們。現在仗你一口痰。嚇退他們。足見此番功勞。還是你的。又說你這口痰功。向來不曾對我說過。不知何時練就的。鄧鴻說道。那口痰。我自十一歲上。到奉化雪竇寺去。遇到一個和尚。他教我的。說怎樣怎樣練法。過了二十年後。便可應用。但非急難。萬勿輕試。因為練成不易。用去一口。第二口非再練二十年不能成功。今天見師父與他們相爭。他們以多取勝。弄得戰又不能走。又不可。故而想到了他。情願捨了二十年功夫。用在這裏。既可解師父一時之急。又可使福建人膽落魂驚。然而我在未吐之前。自己心中也覺沒甚把握。因為沒有試過。及待痰去石破。這纔曉得厲害。要是打在人身上。那個人不要打成齧粉麼。兩人說着。已到家門。瑞伯的母親。曉得兒子二餐不曾吃飯了。忙去端整菜飯。鄧鴻一早起來。也未吃過。菜飯舒齊後。師徒兩人吃了個飽飯。後鄧鴻邀瑞伯到他家中去走走。瑞伯別了母親。出家門向前而行。兩人走到鼓樓前。迎面來了一個彪形大漢。那大漢一見鄧鴻。急忙上前施禮。連叫兄台。好久不見了。此時從何處而來。到那裏去。鄧鴻見了。原來是故人魏大剛。當

時堆下笑容拱手答道。魏大哥好久不見了。你好啊。原來來者乃是德順勝標局的老闆魏大剛。他是山東歷城縣人。在寧波開設標局。今天路過鼓樓前。與鄧鴻邂逅相逢。兩人客套幾句。魏大剛問道。這位是誰。鄧鴻連忙介紹說道。這位是敝業師王瑞伯。魏大剛聽了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八回

鑛鐵塔鄧鴻能將偌大石塔。輕輕抬起。何等力量。評者說不是他的力量大。乃是他的渾名好。何以呢。你想一個是石塔。一個是鑛鐵塔。石塔如何能同鐵塔倔强。所以俯首就範。由他擺佈了。看鄧鴻表面是個粗人。做起事來。倒會用心思。所謂粗中帶細。就是他了。亮晶晶的糯米糰。是寧波的特產品。作者寫他一個個從屋上飛下。一個個從口內吞入。想到飛下時的情形。不禁眉飛色舞。想到吞下時滋味。不禁垂涎三尺。無賴的福建人。在寧波如此撒野。看了使人生氣。鄧鴻吐痰擊碎石礫。口上功夫。雖不及麻姑葛仙會吐飯成蜂。吐火驅寒。然而已經高出凡人百倍了。一口

痰。嚇退了福建人。勝於王瑞伯拼命似的打了半日一夜。打得精疲力盡。師父有不及弟子處。也算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象徵。打走天后宮中的福建人。大眾都知爲王瑞伯所爲。而尙不知有鄧鴻其人。今作者表而出之。是亦逢人說項之一道也。



## 第九十九回

踏浪登山垣墉圍草舍

沖波返壁鸚鵡顯奇能

上回說到鄧鴻與王瑞伯路過鼓樓前。迎面遇到了故人魏大剛。鄧鴻就將王瑞伯三字介紹給他。他聽了一驚。驚疑似的問道。王瑞伯可是今天聽人傳說的。打走天后宮福建人的麼。鄧鴻道。正是這位。魏大剛忙對王瑞伯打招呼。當時挽留瑞伯。到他的標行一走。他的標行。開在縣前。王瑞伯不好推却。便同魏大剛到了那邊。談了半天。時近晌午。魏大剛留他們吃飯。他們看姓魏的。是個朋友。便也不客氣了。吃飯之間。魏大剛說起局中。現在有件困難事情。難以解決。要與王瑞伯大爺相商一下。瑞伯慨然應道。彼此既經相識。有事可以效勞的。無不應命。魏大剛道。這事非王大爺不可。因為日來。本府府大人。有大批銀子。解往蘇州。須經過太湖。顧慮太湖盜匪猖獗。恐有不測。特教敝局加派幾個得力達官保鏢前去。鄙人與府大人是同鄉。而且兼些親戚。不好推諉。答應下來。既然答應了。當然要替他保護週密。使他不出岔子。纔是。但是我與太湖路上的水路英雄。平素缺少聯絡。倘然遇到對手。不管高低。將銀子劫了。這便那

處。所以這幾天來。東奔西走。在邀朋友。想多邀幾位能耐出色的英雄。一同前去。以防萬一。說到此處。頓了一頓。接着又說。我知道鄧大哥。號稱鐵羅漢。在寧波是最最有名的。今天路上碰不到。也要想到他府上去邀請前去。給兄弟綑個場面。可巧今天走到鼓樓前。無意中遇到了。而且又遇到位好打不平的王大爺。這是多麼好的運氣。依兄弟的愚見。想邀王大爺也去走遭。不知王大爺肯賞臉答應否。瑞伯一聽。相當的事情。原來是叫他保鏢去。他的心中。是無可無不可的。便問鄧鴻道。你怎樣。鄧鴻聽他口氣。是肯答應的。存心要幫魏大剛的忙。便道。我想去的。不知師父肯同去否。王瑞伯道。你去。我就與你一同去。魏大剛聽了大喜。忙離座對瑞伯鄧鴻兩人。作揖致謝。瑞伯問何日起程。魏大剛道。就在後天。瑞伯道。如此。我去稟過了母親。再行前去。魏大剛道。後天我到府上來迎接。王瑞伯道。那倒不消。我與鄧鴻一起過來是了。鄧鴻道。既如此。我今天先要回鄉間一走。因爲有把寶刀。寄存在我岳父家中。取來贈給師父。做爲路上護身之物。魏大剛應道。寶刀應當贈與英雄。以壯行色。瑞伯聽了。又謙着

謝過。鄧鴻道：「時間不早，我要到鄉間去了。後天會罷。」瑞伯也起身告辭。魏大剛直送他們到門外。王鄧兩人離了鑣局。鄧鴻要到鄉間去，與王瑞伯分道。王瑞伯遂回轉家中。到了第二天，鄧鴻由鄉間取了寶刀上城，將寶刀贈給瑞伯。瑞伯取過，出鞘看來，但見那刀長不滿三尺，闊祇有半寸，寒森森，霜氣逼人，光閃閃，耀睛奪目。瑞伯見了，叫聲好把寶刀。鄧鴻道：「那把刀可斬金斷鐵，吹毛立斷，非平常凡品可比。」瑞伯道：「看他形象，已知是把寶刀，當然不錯。」鄧鴻問太師母在那裏，有稟告過沒有。瑞伯道：「已經稟過了。起初母親不放心，說我年輕氣盛，好打不平。天后宮的事纔了，又要到外面去了。我家又不要靠仗保鑣度日，何必去幹那風塵跋涉，危機四伏的勾當呢。當時不肯放我出去。經我再三疏通，說我已經答應了朋友，難以辭却。況且有鄧鴻一齊去，路上有了伴侶，也有了照應。母親聽說你也去的，他看你身材魁梧，能爲出衆，一同前去，放心了多了。便答應了我。教我路上小心，早去早回。且說鄧鴻來時，叫他來相見，有話囑咐。你可在少待，讓我進內，稟報母親。」鄧鴻答應着，看瑞伯進內去了。過不多時，

瑞伯母親由內室出來。到了中堂。鄧鴻忙上前見禮。遂即說明了。他朋友魏大剛。相邀師父同去幫忙。保次鏢的事。又說了些請他不必擔心的話。瑞伯的母親。囑咐他幾句。教他處處留意。照應師父。兩人談了幾句。鄧鴻要到家中。知會聲。便告辭去了。這裏瑞伯。打點好了行囊。等到第二天上午。鄧鴻拿了行李。前來。鄧鴻到不多時。魏大剛也尋將來了。且僱來兩乘大轎。請瑞伯鄧鴻過去。王瑞伯道。縣前這一些路。何用乘轎。快回復了。我們走着過去是了。鄧鴻也道。轎子用不著的。又不是走不動路的。快快回復。魏大剛道。既然兩位不歡喜坐轎。也不必回復他。就將兩位行李。給他們抬了過去。如何。王瑞伯道。那倒不錯。遂將行李交與轎夫。先教他抬到鏢局中去了。瑞伯問何時開船。魏大剛道。午時潮漲開船。瑞伯道。如此便在舍下吃了飯。飯後一同下船便了。魏大剛道。今天局中已經預備下酒席。特與兩位餞行。鄧鴻道。這個何必呢。還有一層。此番你自己。是一同去的麼。魏大剛道。本來是同去的。但昨天福建來了封信。有些標銀在仙居縣那邊。出了事。叫我前去辦理。我不能不去。此事只好拜託在兩位



身上。想兩位都是武藝出衆的英雄。何往不利。有了我在一起。也無用處。等於多個贅瘤。王鄧兩人。都說魏老闖何必這樣客氣。既然另有別事。不能分身。這件事。就保在我兩人身。上。一定要代你平安無事。送到蘇州的。魏大剛連道。多拜託。多多拜託。鄧鴻又道。魏大哥菜既預備。兄弟也不客氣。就與師父一同過去罷。瑞伯忙回身去告辭母親。鄧鴻也進去辭過了。三人這纔出門。來到縣前局中。但見堂上懸燈結彩。滿堂燈燭輝煌。好似在幹甚喜慶事情。堂中又擺着一席上好酒席。鄧鴻疑訝問道。今天何故要懸燈結彩。魏大剛道。做局中的規矩。凡有鑣車出門。必要懸燈結彩。祭神祈福。保一路平安。且順爲弟兄們餞行。今天乃與兩位餞行。并祝一路福星。瑞伯道。多承美意。非常感謝。鄧鴻也接口說了幾句。少頃入席。席間有幾位輔助瑞伯鄧鴻兩人前去的達官。相陪着大家猜拳行令。盡歡散席後。看時間已近晌午。瑞伯鄧鴻與幾個達官一齊起身。押了銀子。下船後。魏大剛送至船埠。再三拜託。直送船開。纔始回局。轉往福建幹他的公事去了。這且丟開不表。且說王瑞伯與鄧鴻押着一船銀子。與幾

個達官。駛船向蘇州進發。那時海道未通。寧波到蘇州去。不像現在由上海直達蘇州。必須經過杭州轉道。打從太湖而走。他們在途。駛行月餘。那天到了太湖中。瑞伯與鄧鴻。咸相戒備。行了半天。無甚事故。瑞伯私心慶幸。步出艙面。抬頭看着桅上。高高懸着的那面王字大旗。這面王字旗。是魏大剛臨時用白布寫了給他掛在桅上的。再低頭看看船唇水花向兩旁飛濺。乃是順風送船。破浪直去的景象。瑞伯立在艙面。吹着天風。自覺威風顯赫。正立着。聽得艙裏小使喊道。王大爺請進來用茶。瑞伯便進艙去。端起茶。方喝了口。突覺船身向左一側。吃了驚。回頭看時。却見船頭上。立了兩個頭挽雙髻。身穿青襖的童子。兩童子不問情由。鑽進艙。各人隨手提過兩包銀子。向兩腋下一挾。如飛的跳出艙外。下了水面。踏着水箭也似的去了。你想瑞伯。是何等樣人。自己立在艙裏。如何給他們如入無人之境般的搶去了。這個可有講究。原來他進來來搶銀子。實在快不過。大有眼睛一霎。老婆雞變鴨的情形。王瑞伯當時一呆。心中在盤算。真有這們大能耐。大膽量的強盜。敢出來截劫。而且是兩個了髻小孩。心

中又希奇。又着急。等到回過神。看他們已離船向水面飛去。這時王瑞伯不敢怠慢。想難道眼瞪看他搶去不成。遂卽向桌上取過寶刀。返身竄出艙面。追趕去了。鄧鴻恐他一人有失。想隨他同去。可惜他不會履行水面。拉又不及。只好呼着師父。你去了。要當心。那瑞伯竄出艙面後。拚着一肚皮憤氣。握着寶刀。遠遠釘着兩個孩子。向水面如飛而奔。但見兩孩子。履水功夫。比他快得多。頃刻已上了太湖邊岸。待他追到岸邊。看兩個孩子。已轉入對面一座山崗去了。瑞伯緊步追趕。待轉過山崗。看那邊又有數重高山。盤旋曲折的坐落着。再看兩個孩子時。却踪跡不見。瑞伯大驚。想這便那處。繼而一想。雖然不見了他們。好歹總在這幾座山裏的。待我慢慢尋來。遂向各山頭。四面探望。尋了半天。纔被他發現了。那邊山灣裏。有一帶粉牆露着。他想有粉牆。一定有人家。莫非就是他們匿跡的地方。待我進去一探。便加快脚步。奔到粉牆外面。要尋找門戶。沿着粉牆打了個圈子。粉牆走遍了。門却沒有尋着。王瑞伯奇怪道。爲什麼只有牆。沒有門的。難道從牆上飛進飛出的。抬頭看看牆。高有二丈。牆雖高。看牆頭

上有幾處。好似經過脚踏的。王瑞伯暗道。橫豎到了這裏。管他裏面怎樣。從古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待我且進去。看個明白。遂即飛身上牆頭。望裏一看。只見眼前。又是一道高牆。這道高牆。比外面一道。又要高上尺把。向裏面望。不見有屋宇。瑞伯想縱過對牆去。但是與第一道牆。距離太遠。不好縱。只得跳落牆頭。要看第二道牆。也無門戶。團團又打了個圈。見也沒有。遂即飛身上了第二道牆。瑞伯以爲第二道牆內。必定有了屋宇。那知上了牆。一望裏面。見得對面。又有第三道牆。阻住視線。那道牆。比第二道更高。望裏看。又看不見。瑞伯要看第三道牆。有無門戶。便落了地。在外面打個圈子。見又沒有。再飛上牆。如此一連飛進七道高牆。飛得瑞伯氣往上湧。等到了第七道牆頭上時。若說不教他休息一刻。要他再飛一道。有些勉强的了。瑞伯到了七道牆上。望裏一看。眼前就有五間草屋。發現了。原來牆中間。有塊隙地。蓋了五間草屋。草屋面前。有方天井。天井中有個白髮老翁。閉目合睛的跌坐着。兩個小孩子。却沒看見。瑞伯要下去。看個明白。便飛身落了天井。就在老翁旁邊。看老翁時。依舊閉

目合睛。似乎不曾覺得。瑞伯落了地。先對裏面一望。不望便罷。一望使他眼紅。你道爲何。但見草堂正中的方桌上。高高放起四包銀子。兩個孩子。雖不見。因此可想見這銀子。就是這裏派人來搶劫的。他看見銀子。想到那個老頭兒。一定是盜首無疑。從古道。擒賊擒王。待我乘其不備。用寶刀將他殺了。一來可爲江湖上除害。二來可消今日之恨。瑞伯想罷。當時用刀對准老翁肚上。狠命一刀刺去。滿想這一刀刺去。就是牛腹。也要洞穿他。何況他是個人的肚皮。那知這刀刺在老翁肚上。初進之時。猶如刺在棉花堆裏。再進之時。好似刺在鐵石之上。瑞伯知道不妙。想拔刀出來。却拔不動了。要刺進去。也不能夠。弄得這把刀。生在他的肚皮上了。到了進退不得之時。那老翁纔始展眉開眼。一點不動火氣。和顏悅色的對瑞伯說道。你是大鬧天后宮的王瑞伯麼。我在這裏久聞大名。知道你解銀過此。特派二孫前來。順便試試你的本領。現在你的本領。我已見過。尙可過去。四包銀子。放在堂中。分毫未動。任你取去便了。說着。教瑞伯向旁讓開。說道。我要還你刀了。瑞伯忙向旁讓開。看他一挺肚皮。呼的一聲。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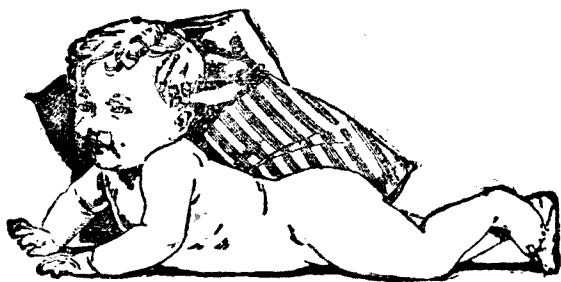
把刀倏然掉了頭。直向對面牆上飛入。陷進了二尺多深。把瑞伯嚇得伸舌頭。他想要是飛進肚皮。性命休矣。老翁將刀飛入牆裏。後教瑞伯去拿了走。瑞伯滿面羞慚。過去將刀拔出。入了鞘。回身奔入堂中。挾四包銀子。走到牆根。要想飛身上牆。却飛不起身。因爲那四包銀子。重量不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九九回

魏大剛局中的規矩。凡是鑣車出門。必須懸燈結彩。祭神祈福。保佑一路平安。如此舉動。也忒然鄭重將事了。

寫王瑞伯在船頭之上。仰視王字旗。隨風飄蕩。俯視水面上雪花飛濺。長風送船破浪直去。有曹孟德橫槊賦詩。不可一世氣概。寫兩個孩子。却銀子好似真有兩孩子在紙上行動。筆力真勁。遠見一座高牆。想見必有。人家待到了牆下。四週看來。竟會不見門戶。奇怪。仗着飛行功夫。上了牆。向裏一望。又是一道牆。更奇怪。此等處。讀者對之。如身歷幻境。爲之迷離撲朔。

飛過七道粉牆。纔見有草屋。有老翁。草屋不足怪。老翁可驚。偏有那個王瑞伯。不識高低。打算仗着寶刀。結果了他。天下冒失鬼。王瑞伯也算一個。一挺肚皮。能將寶刀掉頭。穿入牆中。這功夫何等厲害。事是奇事。文是奇文。





## 第一百回 御氣凌雲空山驚俠客 韜光養晦傑士老蓬門

上回說到王瑞伯在太湖中遇到高人將他引進牆中先還他寶刀再還他銀子。教他挾了銀子走路。他挾了。要想飛身上牆。但已飛得精疲力盡。加之銀子重量壓住了。飛身不得。飛了幾次。總是飛不上去。老翁見了笑道。王瑞伯。你息罷。待我叫二個孫兒給你送還便了。瑞伯聽得紅紅臉。將銀子放下。聽老翁叫了聲鸚鵡在那裏。一聲未已。條見堂後轉出兩個孩子。丫髻青襖。看來就是方才來劫銀的。瑞伯看兩人一般打扮。都是眉清目秀。精神活潑。走到老翁跟前。肅然立定。老翁吩咐道。鸚鵡兒。你兩人可將王瑞伯的銀子送將出去。不得有誤。兩人應聲曉得。各人挾了兩包。如飛躍出牆頭去了。瑞伯對之。又欽佩。又慚愧。看銀子既經送去。便對老翁鞠個躬。要走了。老翁叫聲且慢。我有幾句話關照你。瑞伯只得立住。老翁說道。今天你路過這裏。一些不懂規矩。不但不向我來遞帖通款。反敢闖進高牆。又敢拿刀刺我。要是換了別個。不是死在你寶刀之下了麼。這樣冒失無禮。本想重重懲戒於你。念你初次出門。格外從寬。

發落。罰你以後不許保鏢。如若爲生計所逼。必欲爲此。那末不許經過這裏。或者離開這裏五里之遙。卽將王字旗收下。不得懸掛在桅上。瑞伯只好唯唯聽命。老翁說畢。長嘯一聲。凌空御風而起。冉冉出牆。霎時不知去向。瑞伯錯愕良久。恐防船上鄧鴻等着急。忙飛身躍上高牆。一道道飛將出去。好容易飛完了。到了外面。循來路。急急下山。在他將要下山之時。忽見眼前二團黑影。細看時。已經飛過。原來是兩個小孩。那小孩子就是所謂鸚兒。鷓兒的便是。他們是已將銀子送到船上。回頭轉去了。瑞伯回頭看時。已不見踪跡。但聽得一陣笑聲。山鳴谷應。瑞伯不敢久停。飛步到了湖邊。再從水面飛到船上。此時船上衆人已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爲何呢。起初那銀子被劫。王瑞伯追了去。他們曉得他本領高強。倒不大擔心。待到銀子忽然又由這兩個孩子送回艙中。翻身去後。鄧鴻與幾個達官都急道。銀子來了。師父爲何不見來呢。莫非他們與師父有仇。假劫銀爲名。將他誘了去。遭了暗算了。他們目的在報仇。不在金銀。故而將銀子送還了。有幾個說。又有些可疑。雖說是報仇。銀子是人人愛的。既然拿去

了。那有復還之理。若說光爲報仇。不在銀子。那末來還銀子的。必有表示。豈有糊裏糊塗的事情。有的說。這班強盜。一定給王大爺打伏了。故而情願願將銀子送還。否則。那裏有這樣好人。衆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鄧鴻道。不必多講。教船戶把船駛近了岸。待我上去接應。師父爲是。遂教船戶。快把船駛近岸去。船戶忙將船向岸邊駛。忽見那邊水面上飛來一人。船戶看不是別人。正是本船上的王大爺。便高叫道。王大爺來了。鄧鴻聽了。急出艙來看。果見師父從水面飛到船上。鄧鴻接着。問師父何故去了許久。纔回。瑞伯氣喘未定。問銀子送來了麼。鄧鴻答道。仍是這兩個小孩子送來的。瑞伯聽了。點點頭。不說什麼。吩咐船戶。趕快開船。向蘇州進發。船戶答應着。扯起滿帆。乘風破浪。向蘇州而去。在途上。瑞伯先將經過的事。暗地告知了鄧鴻。鄧鴻聽得。嘆道。天下之大。好本領的人。實在多。今天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瑞伯道。此後。我永不保鏢了。免得經過太湖時。要下旗丟臉。鄧鴻道。我們原本不仗保鏢爲生的。這次也是受了友人之託。難以推却。應酬過一次。下次不答應。不會傷友誼的了。兩人話未講

完。衆達官有過來問強盜如何肯送還銀子的理由。鄧鴻便代瑞伯吹了陣天花亂墮的法螺。說道師父追過去。到了他們山寨。與他們大戰。師父一個人。他們幾百個人。彼此先講後打。訂下條件。山上打不過師父。將銀子送還。師父打不過山上。不但劫去的四包銀子。不送還。連在船上的。都要一齊劫了去。訂好條件。師父與他們打起來。那知一交手。打出自己人來了。那個盜首。也是少林寺出身的。拳脚功夫。與師父是一派一門的。交上手。彼此想起少林寺中的規矩。凡是在外面。遇到同派同門的拳脚。先要請問過。倘然是少林寺出身的。便不准動手。免傷一門和氣。他們省起這種規矩。便一齊跳出圈子。問起根由。那知盜首的師父。就是我師父的師叔。算來是同門同參。乃是一家人。師兄弟行。還打得成麼。故而派人仍將銀子送還。不然銀子。人人愛的。何況落了強盜手中。豈肯輕易還人。衆達官聽了。深以爲真。瑞伯心中好笑。想鄧鴻那廝。鬼話倒造得相像的。如此一路過去。無甚事故。將全數銀子。送到蘇州。交與官府後。急便回轉寧波而來。到了寧波。魏大剛接着。鄧鴻說起。在太湖遇盜的事情。魏大

剛聽了。額手慶幸。一面千謝萬謝的謝過了兩人辛苦。再送他們百兩銀子。作爲孝敬。師徒兩人。那肯接受。遂別了魏大剛。一同回轉甘溪潭王宅。瑞伯到家。見過母親。鄧鴻見過太師母。老太太見兒子徒孫都回來了。便放了心。問起路上情形。瑞伯據實說了。老太太聽得。急出一把汗。連說危險危險。這種保鏢事情。以後萬不可去幹。倘有不測。不是枉送性命麼。正說間。聽得門外木魚之聲。咯咯不絕於耳。那木魚敲來。比旁的木魚聲音大。敲得震得耳欲聾。瑞伯聽了。奇怪。他的母親說道。這是個遊方和尚。在半月前。就到我門前來的。敲了有念來天了。敲得人聽了頭腦脹。前天你兄弟瑞仲。奉了父親之命。從鄉下塾中到來。看見這和尚。敲得怪討厭。給他幾文錢。他不要。問瑞仲說。這裏有個王瑞伯。你認識麼。瑞仲回答他說。王瑞伯是我的哥哥。和尚聽了。又問現在那裏呢。瑞仲說。代朋友保鏢。往蘇州去了。和尚又問去了幾時了。瑞仲回答他。去了一月多了。問到這裏。和尚不問了。拿着木魚。走了開去。如此便有兩三天不來門前敲了。不知怎的。此刻又來了。老太太講到這裏。瑞伯與鄧鴻兩人。已聽得出神。

瑞伯忙問瑞仲呢。他在那裏。待我親自問他一番。老太太道。瑞仲來了二天。昨天已回鄉下唸書去了。瑞伯聽罷。滿腹懷疑。覺得外面那個和尚。來歷不明。便教鄧鴻先往外面打量一番。鄧鴻領命。走出門外。果見有個和尚。盤膝坐在門旁石砌上。看他禿頭光腦。濃眉大眼。一臉橫肉。形相凶惡。鄧鴻看了。知非善類。再看他敲的木魚。不是木質的。乃是鐵木魚。所以敲起來。聲者這們大。鄧鴻將和尚看個仔細。和尚也將鄧鴻打量幾眼。隨卽立起身。對他合十施禮。口唸阿彌陀佛。請問這裏有位王瑞伯施主麼。不知有否。從蘇州回來。鄧鴻一想不對。待我先探他一下。當時問道。大和尚從那裏來。問這裏王大爺有何貴幹。和尚聽了。堆笑道。無甚大事。不過拜訪拜訪他。這位施主貴姓啊。可就是王施主。鄧鴻應道。我姓鄧。王瑞伯是鄙人師父。和尚道。原來是王施主的高足。失敬。失敬。鄧鴻道。和尚法號。未請教。不知從何處而來。和尚道。貧僧小號了緣。從福建而來。鄧鴻聽了。還當是福建少林寺來看師父的。便道。如此請到裏面少坐。當時將和尚引進裏面。王瑞伯在堂前遠遠站定。看鄧鴻引了個和尚進來。那和尚

面露殺氣。與自己又素昧生平。知其來意不善。要待迴避。已被和尚着了眼。迴避不及。只得立着。等他上了堂。瑞伯眼睛一轉。計上心頭。在和尚上堂之時。對鄧鴻施個眼色。鄧鴻會意。不响什麼。瑞伯上步相迎。問道。不知大和尚從何處而來。有失迎迓。和尚也還禮答道。貧僧從福建而來。特來拜訪施主。說着瑞伯已將他讓到堂上。瑞伯問道。適才聽得大和尚說。來拜訪施主的。不知拜訪的是那個施主。和尚答道。特來拜訪王瑞伯施主。施主是誰。王瑞伯假說道。鄙人也姓王。叫王瑞和。王瑞伯乃是鄙人的兄弟。和尚道。原來如此。那位王瑞伯施主。現在那裏呢。王瑞伯道。他今天從蘇州回來。有要事到鄉下去了。停歇就可回來的。說着對鄧鴻道。大和尚到此。理當奉茶。快去端茶。鑿來。待我親自煮茗。奉敬遠道而來的大和尚。鄧鴻聽了。心中會意。回身到裏面。端出茶灶。茶壺。又取了筐老竹根。端至中堂。瑞伯過去。俯下身。取出老竹根。用兩個指頭。輕輕一捏。聽得骨骨之聲。偌硬的老竹根。如同摧枯拉朽。頃刻粉碎。和尚見了。口中不語。心內暗自思忖。這個王瑞和。有如此本領。還是不著名的。那個王瑞伯可想。

而知。是個了不得的了。少頃茶煑熟了。瑞伯端茶與和尚。將茶盞放在桌上。回身坐下。與和尚互相攀談。問他與兄弟瑞伯。何時會過。今天來訪他。有何事故。和尚很亢爽的道。只因貧僧有個徒弟。叫田龍。在寧波設場教徒。一月前。被王施主教訓了頓。貧僧非常感激。特來相謝於他。王瑞伯聽了。吃了驚。想還好。虧得自己機警。不曾直認我就是王瑞伯。想田龍那廝。本領甚是高强。今天他師父來了。當然厲害。既然如此。我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今天雖然誑過去了。難保日後拆穿。不如用個絕計。將他害了。以絕後患。當時左右一想。不得善策。也是那和尚惡貫將盡。給王瑞伯除害的機會來了。此時和尚心中在想。王瑞伯的兄弟。在我面前。手捏竹根。明明是賣弄本領給我。看未免小覷我了。不如趁王瑞伯未來之時。待我與他們週旋一下。顯顯自己的身手。長長威風。主意想定。四面一望。但見天井中。放着一個大石臼。念頭一轉。便立起身。走到天井中去。瑞伯不知他用意。與鄧鴻一齊跟將下去。看他走近石臼。對瑞伯道。王施主這個石臼。有多大重量。瑞伯道。不曾衡過。大約在三百斤以上。和尚聽了。笑道。



我看不到罷。待我估量一下。說着。便將兩個指頭。軋住了石白。毫不費力的。輕輕舉起。比項王舉鼎。還輕鬆。瑞伯與鄧鴻看了。都會咋舌。瑞伯忽然轉念道。何不趁此。用他一計。遂道。大和尚本領真好。使淺見荒學的我輩看了。欽佩到五體投地。大和尚既能用兩指將他提起。但不知能將他拋起天空。用背去頂麼。瑞伯說這話時。鄧鴻聽得。一時不會意。想這樣大的石白。拋到天空中。用背身去接。如何吃得消。一面想。一面去看和尚。看他皺了皺眉心。略一猶豫。連道。這一個。這個。可以。可以。瑞伯道。我果然曉得。大和尚能夠幹這下的。這時和尚先立正步。運動內氣。將背部守住了。然後伸手。將石白輕輕抓起。喝聲起。直向空中拋去。這一下。拋到五丈多高。差不多在半天裏了。石白拋上後。和尚便對准上面。俯下身軀。縮了頭。兩手托在大膝上。靜等石白墮下。瑞伯與鄧鴻看了。都爲他着急。尤其是瑞伯的母親。在樓上窗中望見了。嚇得不敢觀看。閉窗退到裏面去了。那石白乘勢下墮。講那石白的本體。已有三百斤左右重量。何況從這樣高的地方墮下。不要說是骨肉生成的身軀。就是鐵生鑄成的。也要打成

粉碎了。瑞伯與鄧鴻代爲着急。說時遲。那時快。砰的一聲。石白已到背上。這一下。要是換個別人。必定打成肉泥。那和尚生成鐵背銅腿。竟會受了下去。受雖受了。內部的五臟六腑。却受了重傷。因爲逆氣過甚。壓力太重。氣崩臟腑。當時吐了口鮮血。這只石白。是早已彈了開去。和尚仰起身。又吐了口血。忽然想到。上了人家的當了。忙對瑞伯鄧鴻拱拱手。說道。獻醜獻醜。隔日再來拜訪。和尚說着。又吐了口血。急便掩着嘴。匆匆出門而去。瑞伯教鄧鴻跟在後面。看他如何。過了歇。鄧鴻回來。稟說那和尚已死在鹽倉門外。城牆根下了。瑞伯又驚。又喜。又可惜。驚的是。怕將來還有好功夫的來尋訪。喜的是。竟會中了他的詭計。可惜的是。這樣好的功夫。練成他不容易。一旦喪命。把功夫盡付東流。彼此乃是同道。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啦。瑞伯經過這次危險。又聯想到。過去的事情。在福建遇到田中人。眉兒。白鶴山前的農夫。和太湖上的老翁。鸚兒。鷓兒。幾個人。益發使他曉得天下之大。大能耐的人。不知有多少在着。自己這些功夫。不配去人前招搖。還是躲在蓬窗下。韜光養晦。爲是從此以後。瑞伯便不思。

上進。隱在家中。過他忘名忘利的生涯了。王瑞伯是個有希望的人材。竟會這樣埋沒了。作者寫至此處。不禁爲之擲筆三嘆。在三嘆聲中。就結束了我這部信手拈來的五嶽奇俠傳。胡謔亂道。不值大方一笑。還請讀者加以指正。將來有機會時。當重來握筆。撰著我那部『萬能神聖』再與讀者相見罷。

憶蕙軒主人評曰 壹百回

你來討銀子。將銀子還了你。教你拿着走。是何等漂亮。何等寫意。偏偏拿了銀子。飛不出牆頭。豈不是丟盡了臉。老翁長嘯一聲。凌空走了。看來是

個養氣煉丹的高人。並不是打家劫舍的強盜。王瑞伯省不到。不會求拜爲師。好機會錯過當面。可惜可惜。聽那木魚聲音有蹊蹺。出來一看。果有

毛病。鄧鴻不察。將他引將進去。也太太膽了。王瑞伯臨事不亂。急中有

計。是他的特長處。將老竹根當枯草般捏。本領可謂不小了。和尚看了

技癢。將石臼輕輕提起。當田螺般撮。本領更加大了。書中常有大巫見小巫之說。用於此處。也甚得體。和尚不自量力。死於石臼之下。推原其故。並

不死在瑞伯計中。乃是死在他驕矜兩字下面。瑞伯因一路來。遇到許多絕頂功夫的人。嚇得不敢往外走。情願終老蓬窗。伏身白屋。依評者說來。既有如此根底。理宜奮勵進取。豈可甘落人後。庸庸碌碌的過此浮生。再看第一集上作者對於瑞伯的種種描寫。似含有大期<sup>中</sup>却想不到他蓬勃而起。黯然而終。不但失了作者的期望。要擲筆三嘆。就是評者對之。也感覺到萬分失望。一部百數萬言洋洋巨著。起在一聲霹靂中。結束在三聲長嘆中。天籟人籟。成爲本書首尾關鍵。似此佳構。雖不經石渠天祿之藏。而文章品定。自有價值。名著不朽。不朽名著。吾爲作者連呼者再。

## 五嶽奇俠傳終

